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三十六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命佐食胙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為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

疏正義曰自此至告事畢言徹薦俎改設饌為陽厭之事　注云命命佐食者前主婦致爵主人時俎入設注云佐食設之故以此祝命徹為命佐食徹之也釋官云周禮大祝曰旣祭令徹云胙俎主人之俎者胙是主位故謂主人之俎為胙俎也云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為而已者此豆籩亦主人之豆籩也前薦豆籩時主婦設之宗婦贊之今不使宗婦徹而使佐食併徹豆籩是其禮略也言各有為者佐食為主人徹薦俎宗婦為主婦徹薦俎是也各有為也案詩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鄭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彼係大略言之此則析言之且人君禮與士異也云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者前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注云為將燕此徹主人之薦俎設于東序下與西序下相對故云亦為將燕也敖氏云宗婦不徹之者以其改設于東序非

婦人之事也旣舊乃徹阼薦俎亦變於大夫禮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

俟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

疏　正義曰出出室也郝氏云祝自徹其薦俎出重神惠也注云俟告利成者前事尸禮畢云祝東面告利成今此云東面于戶西故知俟陽厭畢告利成也時主人立於戶外西面云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者有司徹下大夫不儐尸之禮改饌西北隅陽厭訖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案據下記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則上云祝執其俎以出乃出室也鄭引彼文者證告利成後乃出廟門此時未告利成則經所云出者亦是出室下經云祝告利成降出乃出廟門也

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

宗婦旣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

疏　正義曰賈疏云宗婦不徹主人豆籩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爲燕祝接神尸之類空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并祝庶羞燕宗人于堂主婦以祝籩豆燕內資于房　注云宗婦旣並徹徹其卑者以宗婦旣徹祝豆籩並徹主婦薦俎乃不使徹主人之豆籩是徹其卑者褚氏云注意以尊者之薦

俎不可與他人之薦俎竝徹也云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者薦卽豆籩引以證徹祝豆籩入房之事也敖氏云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吳氏疑義云虞禮徹席此不言席故引以補之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

所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厞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室中未暮前先已徹去庶羞此時佐食又徹祝俎豆籩祝自執其俎出宗婦又徹祝豆籩入房唯餘尸兩薦豆三俎各三个兩敦兩鉶自西南隅改饌于西北隅爲陽厭也今案經但云薦俎敦不云鉶明兩鉶藿時已俱用之又士兩敦藿用其一則改設者惟一敦張氏謂兩敦兩鉶似誤納一尊謂自堂納之於室亦改設也有司徹曰納一尊于室中彼注云陽厭殺無玄酒是陽厭用一尊也蔡氏德晉云不納玄酒之尊者以其初不用於神也今案虞祭陽厭不云納一尊者虞祭本設尊於室中故不改設也佐食後出故闔牖戶士虞禮曰贊闔牖戶彼注云鬼神尚

幽闇是也　注云厞隱也者詳士虞禮厞用席下此云厞
用筵筵亦席也云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者郊特牲
文云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者案郊
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言求神非一處故
正祭饌于奧尸謖又改饌於此冀其饗之而神厭飫也爲
幽闇者亦謂于厞用席也又引少牢者證彼陽厭南面此
東面也案少牢饋食禮云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
設又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
隅南面如饋之設此所引者有司徹之文云少牢饋食禮
者有司徹卽少牢之下篇也禮經釋例云士虞禮陽厭几
在南注几在南變右文明東而不南面特牲陽厭亦云几
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而也少牢陽厭南面如饋之設則
大夫禮陽厭南面也若陰厭大夫與士皆東面矣云此所
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併引會子
問者案當室之白亦會子問文鄭據彼文爲陽厭以決尸
未入之前爲陰厭也會子問云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會
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
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
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
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鄭注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

明者也明者曰陽孔疏以宗子之殤祭于室奧今祭凡殤
乃于西北隅故云當室之白爾雅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疏引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是西北
闕得戶明為陽之義鄭此注云所謂當室之白即謂曾子
問文也又曾子問本作殤不祔祭鄭注云祔當為備祭成
人始設奠于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
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案鄭曾子問注云巳破祔為備故
此注引之卽作備也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鄭注厭厭
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
也尸譔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鄭論成
人陰厭陽厭之禮卽儀禮諸篇所言者是也禮經釋例云
凡尸旣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案特牲祭畢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
食闔牖戶降此尸旣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者也注以
為陽厭有司徹不儐尸之禮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
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
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
上東面司宮闔牖戶注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
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飫此皆吉祭之陽
厭也士虞禮尸謖祝前尸出戶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

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者不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贊闔牖戶注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其歆饗
所以爲厭飫也此虞祭之陽厭也若少牢儐尸之禮則不
陽厭詳有司徹又云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
異辭至宋陸氏佃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
氏之言曰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
不施於正祭敖氏繼公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斯大亦
主其論竊以爲皆非也考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
陽厭夫殤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
矣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
祭可知矣陳氏祥道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殤之
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玄酒陽
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通殤陰
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此敷語取鄭注未發之義
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矣江氏筠云曾子問曰殤
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正謂唯備祭乃備斯二者耳即孔
子分宗子殤與凡殤言之亦見於二者各有其一未嘗謂
成人之祭無此也況曾子問明有攝主不厭祭之文其厭
字將何解乎稽氏寅亮云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
宗子爲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言之曾子譏會以爲惟成

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為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與之祭為陰厭改設之餕為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為贅矣陸氏吳氏敖氏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今案諸說申鄭義詳矣金氏禮箋又據襍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謂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槩於所祭之地案陰童之稱唯見於注陰厭陽厭之稱自古有之是陰童陽童正由祭以陰厭陽厭得名也否則童何分於陰陽乎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為陽厭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金說未確餘互詳前陰厭下

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

疏 正義曰歸告利成事尸禮成而已此則事神禮成故復告也盛氏云告不言東面文省耳

主人即位即堂下西面位也

右改饌陽厭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疏】正義曰門外大門外也官氏云宗人告有司具則於廟門外位所以詔入也此告事畢則於堂下位所以詔出也

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記俎出節兄弟及眾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疏】正義曰盛氏云阼俎主人之俎前已徹設于東序下至是復徹而藏之鄉飲酒記云主人之俎以東是也主人之俎既徹於是在庭之俎皆出矣先儒以上文祝命徹阼俎與此合為一事未安今案上經祝命徹阼俎賈疏云祝命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遲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是其設自賈疏始盛氏正之是矣蓋前徹主人以下之薦俎于室外西尸薦俎敖以為陽厭此則堂上堂下之俎並徹故復言徹阼俎與前之徹設于東序下者異也畢出出廟門也　注云記俎出節者謂以徹阼俎為眾俎出之節非謂記上事也賈疏蓋緣注記字致誤儀禮經皆依事序次不比記文有補記之法敖氏云阼俎執事俎之最尊者故其出也以之為節其說是也至謂賓長亦自執俎出則非注云兄弟及眾賓

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李氏云賓出主人拜送明賓不自徹也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鄭注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孔疏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褚氏云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

右禮畢賓出

記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者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命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夫

疏

正義曰其服謂賓兄弟助祭者服之也朝服者十五升緇布衣而素裳詳士冠禮但士冠先言玄冠此先言朝服者朝服玄端首皆服玄冠此記人欲分別助祭者所服之異以朝服與下玄端對故先言之賈疏謂還玄冠在朝服之下欲令近緇色非矣注云於祭服此

也者謂惟正祭時服之非正祭時則不服朝服故注又云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也云皆者謂賓及兄弟者以下云尸祝佐食玄端故知記云皆朝服者指賓兄弟言之也鄭知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者賈疏云上經云筮日主人冠端玄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於視濯又不見異服故知皆玄端也云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者案天子視朝服皮弁服諸侯視朝服朝服玉藻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少牢祭日主人朝服是大夫以祭也云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者解賓兄弟不與主人同服玄端而服朝服之義也禮經釋例云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玄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官氏云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己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今案襍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助祭之服盛於自祭之服也云繙韠者下大夫之臣者士冠禮朝服繙帶素韠鄭以大夫之臣蓋素韠此繙韠故爲下於大夫之臣也敖氏云朝服用玄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亦於皮弁而殊於玄端繙韠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歟禮經釋例云敖氏之說較注加

詳益朝服雖緇韠亦素裳若裳與韠同色則玄端非朝服矣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者鄭恐人疑主人亦朝服也或以記皆字兼主人言之謂士祭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辨之云記補經文之未具此士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玄於正祭之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玄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其說是矣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韠

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襍裳下士

疏 正義曰記上云皆朝服嫌尸祝佐食亦在朝服之列故復言玄端以別之唯之言獨也祭時服玄端者獨尸祝佐食耳餘助祭者皆朝服也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注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祝佐食亦玄端者敖氏云以其事尸於室尤為近之故服玄與尸同李氏云可也者惟其所當服服之盛氏云不言冠與帶者以其與朝服同玄冠緇帶也禮經釋例云素裳白屨則為朝服玄裳黃裳襍裳黑屨則為玄端餘皆同也陳氏祥道解朝服玄端與鄭異不可從今案玄端爵韠詳士冠禮此言皆者謂裳有三而韠則一也注云與主人同服者謂同服玄端記不言主人者以經文已詳故

也云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者司服職文引之者證士齊祭同服玄端也彼注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賈疏謂素端於此經無所當連引之耳是也金氏榜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雜記子羔襲五稱爲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玄端一玉藻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玄冠齊然則齊服玄端素端自諸侯達於士一也今案金說似是云玄裳上士黃裳中士雜裳下士亦詳士冠禮

右記祭時衣冠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 榮屋翼也 水在洗東 祖天地之左海 疏 正義曰以上俱詳士冠禮及少牢禮 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酬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

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疏】正義曰篚以實酒器三禮圖云士冠禮篚實勺觶角柶注云篚竹器如笭者少牢禮亦云勺爵觚觶實于篚又鄉飲酒記云上篚有三爵初主人獻賓及介又獻衆賓獻酬訖乃以爵奠于上篚又于上篚取他爵獻工與笙訖乃奠爵于下篚或有大夫來乃于上篚取大夫爵而獻大夫訖亦奠于上篚又燕禮大射君臣異篚其單言篚者臣篚也言媵篚者君篚也注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又有玉幣之篚又士虞禮有盛食之篚又引舊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笭今案說文篚止作匪段氏說文注云匪篚古今字又云漢書作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方曰箱隋曰棐隋者方而長也又案三禮圖謂篚有蓋以儀禮諸篇考之似未確篚之設常在洗西姜氏兆錫云惟大射禮洗在獲者之尊西北篚在南以祭侯而異士虞洗在西階篚在東以反吉而異几篚所以與洗相連者洗以滌爵觶之屬而篚以盛之也其篚有與設尊相連者取爵觶之屬于篚以洗之則酌酒于尊以獻酢酬故相也禮經釋例云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凡堂下之篚設于洗西南肆注云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者順從詳前設篚在堂下洗西篚自北

而南直陳之故云統於堂也云三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
當致也者此以下鄭解篚中實爵觚等之用也主婦當致
係倒文謂當致爵于主婦蓋賓獻爵止時主婦先致爵于
主人有房中之爵至主人致爵于主婦經云主人降洗酌
明降取堂下篚爵李氏云賓獻尸之爵止主人當致爵于
主婦故爵二是也云二觚長兄弟酬眾賓長爲加爵二人
班同交接並也者李氏云長兄弟與眾賓長班同接並爲
加爵交各用一觚故觚二是也敖氏則云二觚者長兄弟
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餞則更之以酢于主人
也矣氏疑義中之云長兄弟眾賓長兩加爵以次先後遞
行非一時並進何必二觚據敖說是加爵一觚更之又一
觚故觚有二也令案敖說似亦可通但謂眾賓長加爵用
觶爲四觶之一則非禮經釋例云經曰長兄弟洗觚爲加
爵則眾賓長爲加爵亦當用觚注說是也觚卑于爵觶卑
于觚角散又卑于觶故燕禮代君爲主人之獻酢用觚殺
于正賓主之獻酢用爵也酬旅酬無算爵用觶又殺于獻
酢之用爵觚也據此則觶不當用之於加爵明矣云四觶
一酌與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衆
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者李氏云長兄弟酬賓之觶末賓
於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已各擧觶於其長其一觶酌賓

於觶南故觶四盛氏云四觶之用當以注說爲正葢一觶眞於神席前餘三觶在其一主人以之酬賓賓眞於薦南尙餘二觶其一兄弟弟子舉之於長兄弟長兄弟眞於薦北只餘一觶及賓舉薦南之觶以酬長兄弟辯卒受者眞于篚篚中仍有二觶及長兄弟舉薦北之觶以酬賓末辯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又各舉觶於其長則二觶盡用矣此其所以爲四也今案李氏盛氏申鄭義謂長兄弟之觶末辭未眞于篚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已各舉觶於其長卽往所謂禮徹事相接也賈疏率引加爵誤盛氏又云一角主人所以獻尸卽經云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是也又云一散佐食所以獻尸卽經云利洗散獻于尸是也引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證爵觶尊于角散之義也又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者以五者大小經記無明文故以舊說證之也案韓詩外傳與禮舊說亦同孔賈各疏引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

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鄭駁之曰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觝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是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觝寡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觶相應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說文觶受四升又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注周禮梓人則云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觚酬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駁異義以一爵三觶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

說同汪訓導云許謂觚觚二升不滿豆是已讀豆爲斗鄭以
三升是觶非觚周禮觚乃觗之誤故駁之今案鄉飲酒鄉
射記云獻用爵其他用觶燕禮大射膳宰爲主人則獻用
觚不用爵特牲加爵亦用觚不用爵是觚矣于爵此記亦
列觚于爵後觶前禮以小爲貴則觶大于觚明矣故鄭此
注從舊說及注禮器皆以二升爲觚三升爲觶是其大小
之制也至其爲之或以角或以木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
者也觥俗觵从光段氏注云案凡觵觶觴觚字皆从角攷
工記飲器爲于梓人梓人者攻木之工也飲器惟觵多連
兕言許云兕牛角可以飲是以兕角爲之其他不以角爲
而字从角者蓋上古食易獸之肉取其角以飲飲之始也
故四升曰角猶仍角名而觚觶字从角歎今案詩卷耳我
姑酌彼兕觥孔疏引禮圖云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
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推此以言則爵觚之等
有以角爲有以木爲者矣士壺禮有角觶燕禮亦有角觶
蓋以角爲之士虞禮有廢爵足爵繶爵注云爵無足曰廢
爵又云繶爵口足之聞有篆又彌飾是爵有飾矣天子諸
侯或飾以玉象燕禮有象觚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又
有象觶周禮祭統有玉爵瑤爵明堂位爵用玉瑑仍雕加
以璧散璧角鄭注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散角皆以

璽飾其口也是天子諸侯飾以玉象矣說文爵禮器也象雀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孔疏爵為雀形以尾為柄程氏瑤田通藝錄云爵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古爵之存於今者驗之兩柱拄眉而酒盡古經立之容不能昂其首也不昂首而實盡取節於兩柱之拄創梓人所謂鄭衡者如是今案各書多詳爵之形而他少傳焉據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曰爵然則五者其量所受有大小而其形制則一歟禮經釋例云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爵為統名其別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相對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祭統以散爵獻士散亦名爵是可證其制之同矣

壺椸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

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 覆壺者盝漉水且為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潔禁言椸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為神戒也

疏 正義曰椸禁所以庋壺者經但云壺禁在東序不言椸又不詳陳設之法故記補之兩壺一以盛酒一以盛玄酒皆虛壺南順義詳前蓋在南壺覆不用也此餞于東序

祀祭之前夕故以祭日爲明日李氏云卒奠酌奠奠于鉶
南時即位尸即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冪盛氏云明日卒
奠謂祭日尊于戶東之時也仰置壺于撫上實之以其奠
壺之事至是而成故日卒奠吳氏廷華云卒奠謂實奠之並
奠於其所也乃用冪官氏云加勺而後觀取以酌奠枉尸
入之先此即位當指主人入即位時也今案李氏以賓至
徹冪爲證案鄉飲酒賓末至無酌酒之事此尸末入即酌
奠則不得以彼證此矣盛氏吳氏官氏之說似長盛氏又
引少牢禮主人出迎鼎先入司宮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
撫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謂其節與此同是也但少
牢先云主人朝服即位于作階東西而乃云主人出迎鼎
主人先入則當如官氏所云入即位時盛氏謂即位爲主
人及賓以下即位于門外時非矣 往云覆壺者盞瀝水
且爲其不空塵者爾雅釋詁盞竭也盞通作盞方言盞涸
也廣雅盞盡也洒盡皆竭也又通作漉廣韻云盞去水也
竭也或作漉月令毋漉陂弛釋文漉竭也然則盞瀝水者
謂瀝之使水竭盡也郝氏云倒置撫上曰覆張氏爾岐云
倒置其壺口下腹上以漉滌濯之水且兇塵坋是也云冪
用給以其堅潔者有冪以禦塵則潔給鼏葛物鼏則堅故
云以其堅潔也敖氏云皝奠乃冪之則末酌以前用蓋斂

是以蓋與冪爲二物張氏爾岐則云蓋卽綌冪末奠不設
冪卒奠乃設之二說不同似張說是詳大射儀蓋冪下云
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者玉藻
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鄭注棜禁禁也無足有似於
棜是以言棜據此則或卽斯禁棜無足禁有足二者別也
儀禮諸篇承尊之器或言棜與斯禁或言禁義各不同少
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注棜無足禁者酒戒
也大夫去足故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鄉飲禮尊兩壺
于房戶閒斯禁注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賈疏斯斯也斯
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
注與鄉飲禮同禮器孔疏云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
斯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是
大夫承尊之器用棜也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
戶之閒兩甒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
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有禁注禁所以廢甒者
是士承尊之器用禁也他如用醴不用酒則無禁士虞禮
兩甒醴酒酒在東經亦云無禁者壺不設戒也又如此篇
經云棜在其南是實獸之棜旣夕記設棜于東堂下是承
饌之棜其制皆與承尊之棜略別詳前棜在其南下是士
承尊之器無名棜者此記獨名棜禁故注以祭尚厭飫得

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釋之據注云得與大夫同器則已
實爲棜制矣葢禁之名所以爲生人飲酒戒若惑祭用以
奠神不取禁戒之義故大夫承尊之器本名棜少牢祭祀
仍其本名而於鄉飲鄉射飲酒時則變名斯禁兼存戒義
然不尊以禁名示別於士之用禁也士承尊之器本名禁
士冠士昏飲酒仍其本名而於特牲祭祀時則變爲棜禁
示不爲戒然仍存禁之名以別於大夫之名棜也此篇經
云壺禁在東序則仍名禁記兼言棜明其實也此儀禮諸
篇稱名之異乃其義之至精者玉藻大夫側尊用棜士側
尊用禁卽本禮經言之也禮器有以下爲貴者天子諸侯
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鄭注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
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
今方桉隋長局足高三寸孔疏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淺
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
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
爲褰帷之形也云禁如今方桉隋長局足高三寸者據漢
禮器制度而知是棜無足禁有足也○禮器注今本多作
士用棜禁不疊禁字張氏敦仁禮記鄭注考異云案正義
解經云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解注云玉藻
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據

此則其本注作士用禁無棜字而賈氏鄉飲疏引仍作士用棜禁且云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爲棜禁云云是賈本有棜字也蓋當時兩本竝行耳今案張氏謂孔正義本作七用禁無棜字是矣但據正義出注云禁如今方按隋長局足高三寸則士用禁下當疊禁字此注孔本是而賈本非禮器本云以下爲貴天子諸侯之尊去禁下矣大夫用棜較之去禁者已高然猶無足也七用禁有足則又高矣若如賈云大夫士總名棜禁是高下不分非經意也且玉藻明云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若云士用棜禁不與玉藻之文顯背乎又鄭注明云棜無足若作士用棜禁則所云局足高三寸者不與棜無足之說自相戾乎又鄭注云棜斯禁也若作棜禁則與斯禁爲一物鄭何必分別大夫士之用乎蓋注士用棜禁棜字本爲禁字之譌鄭云大夫用斯禁士用禁下疊禁字乃言禁之形制與斯禁異耳若不疊禁字則注不可讀矣賈疏因此記有棜禁之名遂承用譌本以爲士用棜禁不知士冠士昏諸篇但言禁不言棜也又賈鄉飲疏謂禁是定名言棜者是其義稱又謂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作記解注故云士用棜禁種種謬說遂背經注貽誤後人不可以不辨衛氏禮記集說引注正疊禁字但衍棜字亦承賈之誤耳

籩巾以綌

也纁裏蒸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蒸裹之也蒸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

疏正義曰巾所以覆籩也士喪禮籩用布巾此以給為之與喪禮異故記之也敖氏云籩用巾謂巾旣實而陳之之時也及將設則去之

注云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蒸裹之也者旣夕記云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是籩豆皆有巾但籩盛乾物或無巾故言有巾為優也果實多皮核必蒸裹乃可食此設巾以禦塵為可蒸裹之上主婦亞獻尸及致爵主人皆設兩籩棗栗賈疏云栗多皮棗多核云蒸擇互文者謂棗蒸亦擇栗擇亦蒸蒸之使熟可食擇去其蟲傷及塵垢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鄭注皆治擇之名是也聘禮夫人勞賓棗蒸栗擇士虞記籩實棗蒸栗擇與此同士喪禮大斂與栗不擇鄭注士虞記云棗蒸栗擇則豆不揭籩有縢也是蒸擇為吉時事也引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者被表也鄭以言裏必有表故引舊說以證之也禮經釋例云據舊說是籩巾亦有裏如笄與竹籚方矣今案士昏禮記云笄緇被纁裏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籚方玄被纁裏緇與玄亦同故舊說云皆玄被據此言也但鄭注昏禮記云笄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又聘禮竹籚方有蓋則是笄之緇被纁裏竹

簋方之玄被纁裏乃是飾之于內外非覆之于上者與簋之用巾似別也敖氏云此巾云纁裏則是凡巾皆被為之矣亦存以俟考

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

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今文苦為芐芐乃地黃非也【疏】正義曰注如飴下毛本有云字衍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無〇解已詳公食禮記

棘心匕刻

刻若个龍頭【疏】正義曰詩大東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鼎實禮經釋例云此匕在簋飧之下疑為匕飯之匕今案喪祭用桑匕吉祭用棘匕則吉祭之匕飯匕牲體之匕同用棘可知又有匕湑之匕見有司徹郝氏云棘心棘木心赤用今案刻者刻為龍頭之形明堂位有龍勺亦謂刻為龍頭餘詳少牢禮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

饎爨在西壁

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疏】正義曰牲爨亨豕之爨也記以經但云亨于門外東方不分別豕魚腊之次又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恐人以饎爨為在西堂之南故特明之吳氏廷華云經云東此增南字為魚腊爨之準也注云梠即宇也賈疏曰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樀孫氏云謂屋

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餘詳前主婦視饎爨下

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

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性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

【疏】正義曰凡肵俎皆先載心舌于其上記因經末言載法故特明之心舌皆去本末切之使正也牲鼎豕鼎也敖氏云既實牲體于鼎乃制此而實之于其上載謂載于肵俎蔡氏德晉云心則立于俎內舌則順俎而直設之此載心舌之法也　注云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者一從一橫曰午謂四面皆鄉中割之不絕中央少許為勿沒少牢篇云午割勿沒此云亦者亦少牢文也云立縮順其性者謂心立載之舌縮載之心可立舌不可立是順其牲也陳氏祥道云士之肵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肵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於俎為縮於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今案陳說誤也以此記及少牢考之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此記云載心立舌縮俎載字微逗心立與舌縮對謂心立俎舌縮俎縮非立也陳氏益誤讀立舌為句耳少牢云佐食上刊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注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案末在上是立也平

割其下亦爲可立載也又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其載于肵橫之是士與大夫之肵俎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特牲云縮少牢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爲橫此據人爲縮亦非也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者肵俎專爲尸設凡尸所食肺脊之屬皆加其上所以必先載心舌而進之者以心舌知食味進之欲尸之饗之且不以虛俎進耳敖氏云心舌嘗牲體之中爲內體之貴者故專以進尸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東堂東夾之前近南

疏

正義曰敖氏云經惟云豆籩鉶在東房蓋主于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方氏云長賓長兄弟薦于階上則陳于東房爲便其餘設階下則陳于東堂爲便不言祝主人主婦者階上之薦倘出自東房況薦於室中者乎○注詳前几席兩敦在西堂下

右記器具品物陳設之法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

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疏正義曰此記沃尸盥面位與少牢士虞各有同異少牢經曰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士虞經曰尸入門淳尸盥宗人授巾記曰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少牢沃盥之法經詳言之士虞經不詳故記補之此篇經亦但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故記詳言之也沃尸盥者一人據注是言沃尸盥者每事各一人吳氏廷華以此句與下爲目是也但吳又云此授巾與執巾爲二人合上三人共五人多於少牢禮二人疑誤因謂宗人卽執巾者其說非蓋奉槃一人執匜一人淳沃一人執巾一人合之宗人授巾爲四人多於少牢一人與士虞記同所以然者大夫位尊官備故皆以宗人爲之一宗人奉槃一宗人奉匜水一宗人奉簞巾卽授巾共三人士位卑官少不過一宗人故奉槃執匜執巾皆使執事者爲之士虞禮注云沃尸盥者賓執事者是也不使執巾者授巾而使宗人

授巾者鄭前注以爲執巾者賤宗人疏長尊又注士虞記云執巾不授巾卑也是也宗人授巾不卽使之執巾者以執槃執匜執巾事相類當以班同者爲之故不使宗人執巾而特使之授巾以重其事敖氏謂爲尊尸是也執匜者西面淳沃吳氏引或說謂嘗爲一句其說是左傳云奉匜沃盥是執匜者卽沃盥之人非沃尸盥者又別有一人也敖氏云振之三爲去塵敬也宗人授巾尊尸也卒謂已挩手受巾亦以簞引少牢坐取簞與以受尸巾爲證蓋授尸以手受尸以簞與少牢同士虞記不言者文不具至其授之皆南面者以尸入門北面盥也然特牲少牢皆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士虞則執槃西面執匜東面者禮經釋例以爲虞祭反吉是也又此記執巾者在匜北鄭謂在執匜者之北亦西面者以下宗人東面取巾故知執巾者亦西面也士虞則執巾在執匜之北東面亦反吉也此諸篇各有同異也云淳沃稍注之者畢言淳與沃同鄭注內則考工記云淳沃也士虞淳尸盥注亦云淳沃也此連言之云稍注者官氏云盛水于匜稍下其流注于手謂之淳沃郝氏云澆灌曰沃細瀉曰淳蓋由鄭義而引申之說文沃溉灌也段氏云自上澆下曰沃於沃盥之義尤切云今文淳作激者經義述聞云釋文曰激一本作浮劉本作激謹

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爲敦葢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激又譌爲徼也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爲敦是其證矣今案鄭以淳沃二字義近故從古文槃匜形制陳設詳士虞禮匜水錯于槃中南流下○沃尸盥者一人敖氏疑者一人三字爲衍文葢以沃尸盥爲總目與士虞記淳尸盥同似亦可通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辟位逡遁〔疏〕正義曰敖氏云入入門也出出戶也言主人及賓則兄弟之屬在其中矣

右記事尸之禮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肵空鹽也〔疏〕正義曰豆鹽以豆盛鹽也謂舉奠食肵時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當事將有事而未至〔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如羞庶羞之屬皆戶外南面受之入設于席前也今案士虞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注云室中尊不空立彼云無事此云當事者彼謂室中無事而尙有後事未至則出立于戶外以待之不空立室中與此當事同故注以

將有事而未至解當事也至無事則中庭北面謂事已畢及祭前未有事時上經云佐食北面立于中庭是也

凡祝呼佐食許諾 呼猶命也 疏 正義曰注以命釋呼者謂如祝命佐食啟會之類言凡者自啟會以至徹胙俎皆是

宗人獻與旅齒于眾賓 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 疏 正義曰獻謂主人獻之旅謂旅酬宗人私臣以其為庭長故齒于眾賓是尊之也

佐食于旅齒于兄弟 疏 正義曰敖氏云佐食已獻于室中故獻兄弟時不與而但與其旅酬也云齒于兄弟則士之佐食亦其兄弟明矣盛氏云案下記云私臣獻次兄弟則其於旅可知也此不次於兄弟而與之齒以其接神故尊之也然則佐食以私臣為之信矣若本是兄弟何必以是為寵與之而記之邪今案佐食但言旅不言獻敖說得之至佐食為私臣非兄弟當以盛說為是詳前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下

右記佐食所事因及宗人佐食齒列

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 為婦人旅也其尊之設亞西方 疏 正義曰此因經未言

房中之尊而記之也房中有尊則有篚有洗明矣敖氏云兩壺皆酒云南上者亦以其先酌在南者歟郝氏云南上統於堂也　注云爲婦人旅也者言此尊爲婦人旅酬而設也云其尊之設亞西方者張氏爾岐云謂設尊兩階時先阼階次西方又次乃于房中故云亞也

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

疏 正義曰其北尊北也設尊在房中西墉下內賓立于其北則亦在西墉下故東面也宗婦言北堂者房中半以北爲北堂內賓在房中尊北宗婦又在內賓之北是在北堂之地故云北堂也　注云二者所謂內兄弟者上經云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中此內賓宗婦二者卽上經所謂內兄弟也云內賓姑姊妹也者是主祭者之姑姊妹也云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於所祭爲子孫者謂宗婦爲所祭者子孫之妻于主祭者爲同宗之婦也云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者江氏筠云房中之位類多南上所以然者房有北階無北壁房中之南蓋猶之堂上之北故也汪氏鋼云宗婦在內賓之北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既是

南面則必在北堂之北可知故內賓依尊以南為上宗婦統於主婦以北為上也江氏又云內賓與宗婦體敵故或南上或北上以明其不相統說亦是云北堂中房而北者詳士昏禮記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

[疏] 正義曰經但言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中不及婦人旅酬之禮故記補之亦旅者亦如男子旅也　注云西面者異於獻也者獻南面也云男子獻於堂上者上經主人獻賓于西階上獻兄弟于阼階上是也旅於堂下者上經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黨皆于階前不言升堂是也婦人獻於南面者有司徹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是也旅於西面卽據此記言也云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者其節謂行禮之節次其儀謂拜受荅拜等儀文一如

上經男子旅酬無算爵也張氏惠言云如注云其節依男了則酬內賓當在主人酬賓之節娣婦舉觶在兄弟弟子舉觶之節也案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賈疏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者此約上經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時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觶于薦南是也云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如婦亦如之者此亦約上經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作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是也云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如交錯以辯者此亦約上經正行旅酬節賓坐取觶作階前北面酬長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是也云宗婦之如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者此亦約旅酬節云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是也云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於其長者此亦約上經正行無算爵時云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于其長下云爵皆無算是也此鄭據上經推之以釋記亦字之義也敖氏集說與鄭異褚氏盛氏多辯之褚氏云案集說謂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于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觶以酬主婦主

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卽以其人之爵還酬其人之理況又脫去宗婦之少者舉觶于其長一節如此則房中旅酬止行一觶而無兩觶矣有此兩說不可不辨注甚密定遵盛氏云敖云內賓長之觶惟以旅主婦非也初舉旅時內賓長當取觶以酬宗婦之長而不及主婦以主婦酬內賓長之時已先自飲故也其意與堂下賓酬長兄弟而不及主人同及其無算爵也內賓長之觶以酬次宗婦宗婦長之觶以酬次內賓主婦亦不與也又當有宗婦之少者舉觶於其長一條而敖不言亦未備今案鄭注依經爲說敖氏悉應言之斷未可從褚氏盛氏駁之是也云其拜及飲者皆南面面主婦之東南者據此記云西面面而言也上注云主婦南面則此西面者當立於東方而在主婦之東南也

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疏）

正義曰官氏云贊薦者戶外相授已見於經記重明之者見室中地窄授受多在戶外也

右記設內尊與內兄弟面位旅酬贊薦諸儀

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

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

【疏】正義曰饎爨以炊黍稷雍爨以亨牲魚腊上云牲爨魚腊爨分言之此總謂之雍爨也　注云雍孰肉者周禮有內饔外饔之官掌割亨煎和鄭注序官云饔割亨煎和之稱雍與饔通故鄭以孰肉解之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云雍是孰食是也云以尸亨祭竈有功也者謂祭爨所以報之也云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者以上俱舊說下乃鄭引禮器以證之蓋亦從舊說也云宗婦祭者以其主炊黍稷不云亨人而云亨者蓋即謂雍人以其主割亨故謂之亨者上經云雍正作豕是士有雍人之官也禮器引孔子之言本作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此與上逆祀皆言臧文仲非禮之事鄭讀奧為爨故即作爨引之彼注云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據此爨祭器用盆瓶是無籩豆俎也

右記祭竈之節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

疏

正義曰言俎出以爲反位之節也吳氏廷華云上言辟矣此又曰從者辟也因主人辟後又從之以存送尸之意而已俎出則尸去遠矣故反也　注云賓從尸送尸也者主人無送尸之儀故使賓從以示送也云士之助祭終其事也者對少牢大夫之祭尸出賓不送也云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者此鄭釋反位之義也褚氏云賓出送尸而入反位於此記見之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其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今案此褚氏申敖前說之非也

右記賓反位送尸之節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

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

疏

正義曰此

云右者謂自肩以下皆用右也凡吉祭神俎牲用右胖少牢注云右胖周所貴也詳鄉飲酒記禮經釋例釋牲上篇日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臑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脛骨股骨三最上謂之肫又謂之膞肫下謂之胳又謂之骼胳下謂觳觳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脡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胉又謂之幹脅骨三中骨謂之正脅又謂之長脅前骨謂之代脅後骨謂之短脅肩上謂之膉又謂之脰肫上謂之髀餘骨謂之儀所以踐地謂之蹠脊骨盡處謂之尻皮謂之膚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嚌肺祭肺又謂之刌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之膫又謂之奏肉在汁中謂之肉湆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脅二謂之七體又謂之豚解豚解謂之全脅左右肱股骨各六脊骨三左右脅骨六謂之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體解謂之房脀節解謂之折骨之折謂之殽脀凡冠昏禮之牲特豚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之牲狗士虞特牲之牲豕既夕少牢有司徹之牲羊豕公食大夫之牲牛羊豕凡牛羊有腸胃無膚豕有膚無腸胃凡牲皆用右體進

賸變禮則用左體進柢凡脀之體同牲今案此篇釋牲體最詳惟據朱予之論二十一體去兩觳而取兩髀則股骨三當云最上謂之髀髀下謂之肫肫下謂之胳而移胳下謂之觳句於後詳少牢上利升羊下　注云尸俎神俎也者李氏云尸餕鬼神之餘故謂神俎爲尸俎也今案此與經言尸俎同而實異故注云神俎上經命佐食徹尸俎則肵俎也云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者少牢禮又有脡脊代脅爲十一體此士之正祭止九體無脡脊代脅是貶於大夫也然正脊長脅各二骨合之肩臂臑肫胳橫脊短脅亦十一與少牢數合也云此所謂放而不致者放而不致禮器文彼注云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孔疏致極也謂放法而不得極令士祭亦放大夫俎十一而有併骨二是放而不致也云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脊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者案九體十一體是數奇也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俎數奇故所實之數亦奇也褚氏云脡脊在中尸無脡脊故注云脊無中代脅在前尸無代脅故注云脊無前今案尊者謂大夫大夫三脊三脅俱有是士貶於大夫也但所貶去者爲脡脊代脅而不貶正是不奪正也云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者上

經尸入先食舉謂食正脊與肺也次舉幹謂食長脅也正脊長脅每骨皆二尸食其一而仍存其一是不空神俎也所以不欲空神俎者以尸食未飽不可無餘此鄭解二骨之義也

膚三 爲侑用二厭飫一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特牲無膚俎故以膚附於牲俎豕三者亦貶於大夫也凡膚與牲體同在尸俎者大夫五士三少牢下篇言尸之豕脅膚五是也大夫以上膚若別俎則若七若九以差而加之褚氏云取亦不得過三侑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數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膉非脅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

離肺一 離猶挳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

刌肺三 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

疏 正義曰離肺肺割而未絕者卽舉肺也亦名嚌肺刌肺肺刌斷者卽祭肺也亦名切肺禮經釋例云士虞記云離肺又云祭肺特牲記云離肺一刌肺三少牢禮司馬升羊司士升豕皆云舉肺一祭肺三注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皆舉肺祭肺兼有者也有司徹尸主人羊俎皆祭肺一羊肉湆皆嚌肺一豕俎皆嚌肺一亦舉肺祭肺兼有侑羊俎豕俎有切肺無祭肺主婦俎有嚌羊肺無祭肺皆不備禮也 注云離猶挳也者挳與刲同廣雅刲割也云亦不提心者少儀云牛羊之肺離

而不提心鄭注提猶絕也捧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者彼謂牛羊之肺此豕肺亦然也云爲尸主人主婦祭者李氏曰尸酢主人主人不絕祭知用尸俎之刌肺是尸主人主婦各一也云今文刌爲切者少牢禮心皆安下切上注又云今文切皆爲刌胡氏承珙云說文刌切也切刌也二字雙聲同義故今文於刌肺之刌作切於安下切上之切又作刌鄭意蓋以專指牲體之名則作刌兼言剝割之事則作切故於二處皆從古文然散文亦多通者有司徹侑俎有切肺一注云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少牢祭肺三皆切士虞禮注引作祭肺三皆刌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

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謂經而等也

【疏】正義曰注云魚水物以頭枚數者賈氏謂對牲與腊以體數是也魚十有五者謂魚俎用魚十五頭也云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者此鄭解十五之義本禮運月三五而盈之文也經而等亦禮器文彼注云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亦是尊卑同也

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

【疏】正義曰郝氏云腊俎如牲骨但無脅與肺耳今案注云不但言體以有一

骨二骨者謂不但脂體如牲即有一骨二骨者亦皆如牲故不言體而言骨言骨則體在其中矣

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不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

【疏】正義曰李氏云脅蓋代脅也與脡脊皆尸俎所不備者今案經云髀不升是亦不升於尸俎也故祝俎用之王氏士讓云殷人貴髀祝接神尊故用勝朝所貴者耳　注云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者接神謂祝與佐食接尸謂賓長長兄弟及宗人之屬也不過三體以特牲祝佐食等俎約之可知言凡言以特牲約是不專爲士言之云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者盛氏云對少牢二牲豐則不加也脊脅各二加髀爲五是亦奇也今引少牢羊豕各三體者證大夫亦不過三體也盛氏又云自祝以下唯一俎而已無魚腊故記不言

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

【疏】正義曰注云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者祝三體加可併者二爲五主人尊體已得五又加其可併者二爲七是亦奇也云臂

左體臂者右已用於尸俎也敖氏云胙俎尊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於尸也脊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亦以特牲之俎實少故爾少牢俎實多故主人主婦脊脅皆減於尸

膚一離肺一主婦俎𣪊折

𣪊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古文𣪊皆作穀

【疏】正義曰敖氏云𣪊非正體折骼之下而取之故云𣪊折凡牲固皆有折也然經文之例其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俎之說不同　注云𣪊後足也者士虞禮記長及𣪊注云𣪊足跗也案跗即足趾體經凡言牲𣪊俱指後足言之校勘記疑注折下脫分也二字今案經例全者則直舉其體名不全者言折此𣪊分以為佐食俎則不全故以折言之非謂折為分也若作分字解則下不分左臑折句不可通矣不分左臑折者謂分𣪊為折不分左臑為折也云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者以下佐食俎亦用𣪊折故也敖氏云主婦俎與佐食俎同用𣪊而主婦尊於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鄭或曰佐食宜用右𣪊猶祝用右髀之意未知孰是褚氏云左肩太貴故胙俎不用而用左臂左𣪊折太卑故用之于佐食俎而主婦用右𣪊折盛氏則云一體分為二皆用右也有左𣪊而不用者亦以其太卑今案經於主婦

佐食之俎皆云𣪊折不云左右據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則佐食亦用右也似盛說是云不分左臑折辟大夫佐妻者少牢主婦用左臑故一士妻辟之不用也云古文𣪊皆作穀者說文觳盛觵卮也一曰射具从角𣪊聲讀若斛考工記豆實三而成觳鄭注斗二升曰觳此觳之本義也經典假借爲足跗之名古文作穀又是借穀爲𣪊故鄭從今文

其餘如阼俎餘謂脊脅臑肺**佐食俎𣪊折脊脅**三體卑者從正【疏】正義曰𣪊折詳上注云三體卑者從正者祝與佐食均是接神三體爲正祝尊故有加佐食卑無加故止三體從其正數也

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空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疏】正義曰李氏云祝佐食接神賓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宗人庭長授巾皆接尸而祝爲尊故祝五體而餘皆三體衆賓長爲加爵授於尸益亦三體下文惟衆賓骰脅耳據此則賓中兼有賓長衆賓長也其餘亦謂脊脅膚肺也注云骼左骼也者以右已用之尸俎也云賓俎全體尊賓者對上𣪊折非全體言也云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空可也者以賓

用全體已見其尊若又用尊體則已甚故用骼也骼在肫下是卑體也云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者上主婦及佐食俎言殽折此但言折不言所分之體是略之也盛氏云不言其體隨所有而用之又降於賓也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

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

【疏】正義曰注云又略者上賓長兄弟等之俎但言折已是略此不言折而言殽脀是又略也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者鄭意以此記殽字爲餘骨之總名脀與烝同謂升于俎鄭注曲禮云殽骨體也韋昭注國語云殽俎實也殽本作脊廣雅脊肉也王氏疏證云說文脊吮也初學記引說文脊穰肉也是骨有肉爲殽殽兼有穰義非一體也據上所陳各俎右胖已用盡惟取左殽左胖未用餘體破折之穰陳之褚氏云春秋傳之殽脀對全脀而言卽體解也此之殽

脀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注云祭禮接神者貴接神兼接尸者言尸亦神衆也上接神及尸者或五體或三體此衆賓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不接神每俎得一而巳以不如接神者之貴也引祭統者證俎以骨爲主及貴賤惠均之義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公有司士之屬卽上士中士下士也私臣卽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屬也儀禮釋官云案士之私臣少不足以供祀事故有公有司來助祭者公有司蓋士之僚友與士同爲臣於公非家之私臣故言公以別之有司則賓及執事之通稱祭統羣有司鄭注謂衆賓下及執事者是也敖氏謂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恐非士之亟事公家使人治若祭事未必然也又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又云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引體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疏云士薦而云百官者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汜闕荅任厥問曰士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胥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官氏云記歷序俎之牲體弃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肩臂臑肫骼觳俎之全

用右髀作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觳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升不言半矣如賓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褋用餘體之可骰者而升不言折矣衆賓兄弟以下之骰脊是也骰脊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大夫禮而達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膚一離肺一

右記諸俎牲體之數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疏正義曰衆賓在西階前東

面兄弟在阼階前西面此公有司私臣則在門西門東之
位而皆北面門西者以東為上門東者以西為上統於門
也祭時賓與衆賓亦皆於公有司私臣中遥之張氏爾岐
云在門外時同在門西東面北上謂公有司私臣同在有
司羣執事中也又云及其入賓與衆賓適西階以俟行事
其不在遥中者則北面如此記所陳是公有司私臣之末
遥為賓者在北面位其遥為賓者則在西階前東面其上
為賓其次為衆賓所謂賓黨也兄弟則同在阼階前西面
所謂主黨也公有司獻次衆賓者以其為主人之僚友故
屬賓黨私臣獻次兄弟者以其為主人之羣吏故屬主黨
也散氏云門西者尙右門東者尙左亦各變於東面西面
之位者也獻公有司于西階上私臣于阼階上其受爵則
惟二者之長拜于下乃升受主人答拜乃降飲餘皆不拜
貫疏云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為之歟
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者以公有司私臣獻在衆
賓兄弟後是賤也但衆賓亦即遥於公有司私臣中何以
獨目為賤故又申之曰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上事謂堂上
之事前獻賓薦脯醢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獻長兄弟
注云亦有薦脊設於位私人為之歟是公有司私臣亦非
無事者但無上事耳云亦皆與旅者以記但言獻未言旅

鄭恐人疑公有司私臣二者不與於旅故特明之禮經釋例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有司徹旅酬及私人者前主人獻酒辯及私人故旅酬亦辯及私人今此二者既得獻則亦得與旅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歟案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衆兄弟非昭穆平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以此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江氏永羣經補義據賈說申之云中庸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于阼階下分爲昭穆兩行西面北上而南陳如昭一行爲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一行爲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西面非北面也爵謂大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五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序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爲冢宰則周公在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上也今案此說甚確殆所謂由士禮推之而致於天子者

與○儀禮釋官云通考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筮人封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豎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於士無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考證敖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其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於私家惟喪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循之不必公家使之也冠禮自賓及贊者外凡執事皆士之私臣曲禮士不名家相家相卽家宰則士得有私臣爲宰矣昏禮舅姑旣没婦奠菜于廟有祝帥婦以入豈婦之廟見公家亦使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以共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於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是也敖氏之解殆猶惑於士無臣之說歟

右記公有司私臣面位獻法

儀禮正義卷三十七　　鄭氏注

績溪胡培翬學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

疏 正義曰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者賈疏云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萬氏斯大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雜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罔學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盡一行雖然聖人制禮明者述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歟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即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禮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今案天子諸侯

祭宗廟以大牢大夫以少牢士以特牲此禮之定制也
萬氏之說似爲得之禩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
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
牢大夫卒哭附亦用大牢孔疏謂加一等此亦如士之
喪遣奠用羊豕乃是盛禮非常禮也鄭注此禮大夫以
索牛云索求得而用之不以大夫用牛爲常禮矣王制
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鄭注故謂祭饗尤可證也此篇及特牲篇目錄皆云
諸侯之卿大夫士者葢以儀禮諸篇多言侯國之禮故
以諸侯言之非必謂天子之大夫祭宗廟定用牛天子
之士定用羊豕也或曰大夫爲公卿之總稱天子之大
大有三公前人謂三公立廟與諸侯同則亦當用大牢
然禮文幾缺其可考見何氏休注公羊傳云天子諸侯
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
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疏家之說或出於此鄭意未必
與何同至儀禮聘禮篇大夫用牛乃主國待客之禮與
大夫家祭自異郝氏因此遂謂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
大夫則更謬矣又高氏謂此與特牲皆爲常時之特祭
非合祭其說亦是詳特牲又大夫有三廟詳下云羊豕
曰少牢者凡牲牛羊豕牛曰大牢羊豕曰少牢何注公

羊亦與鄭同吳氏廷華云謂之少者殺於大牢也云少牢於五禮屬吉禮者據大宗伯言之諸侯之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篇自筮尸至暮爲卿大夫正祭之禮下有司徹乃言上大夫儐尸及下大夫不儐尸之禮與此本爲一篇亦以簡冊繁重分爲二如士喪禮之別爲既夕禮也○附考大夫士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鄭注大廟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祭法曰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鄭注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案考廟父廟也王考廟祖廟也皇考廟會祖廟也王制疏云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太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

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荅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襍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今案既夕記云其二廟則饌予禰廟如小斂奠是士有一廟二廟者與祭法合則祭法為周制信矣鄭注既夕記云士事祖禰上士異廟下士共廟是士無論上士下士皆祭祖禰故特牲目錄鄭以祭祖禰言之此大夫禮亦但言祭祖禰者以大夫三廟別子始爵者得立太祖廟非別子始爵者則但立曾祖廟不立太祖廟二者不定故舉祖禰以該之也又祭法士之一廟者止有考廟鄭以為兼祭祖者據祭法云王考無廟而祭之既無廟又無壇則是祭之於考廟可知故鄭謂祖禰共廟也

少牢饋食之禮

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家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

疏 正義曰自此至又筮日如初言卿大夫祭前筮日之事○注祀嚴本誤禮 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者此鄭解牲稱牢之義也周禮牧人職曰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職曰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

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鄭注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是牢以繫牲因謂牲爲牢也詩公劉云執豕于牢則豕亦繫於牢特牲不言牢者據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牢非一牲必二牲以上乃得名牢也又鄭注月令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此注言芻不言豢者據周禮成文言之耳云羊豕曰少牢者詳目錄下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者對士祭宗廟牲用特豕言也

日用丁己

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

【疏】正義曰己作己不作已各本多混注自丁丁字校勘記云重修監本誤作可日祭日也用丁己者謂祭日用丁日及己日也己爲戊己之己非辰已之已古人言日者皆指干言之周禮十日浹日是也言辰者乃指支言之左傳十二日曰浹辰是也凡祭祀筮日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或以來月之上旬筮來月之中旬若以爲辰已之已則或此旬有已而彼旬無已故知爲戊己之己也釋文己音紀盧氏文弨考證云紀舊譌祀朱子始正之劉氏敞云祭祀卜日不卜辰其說是乃謂宗廟專卜丁以此己爲辰已之已則誤甚盛氏云柔日有五祭祀皆可用而謂唯取於丁似失之又云若以丁巳日筮旬有一日則祭日爲丁卯而非丁亥

矣注云內事用柔日者曲禮文孔疏引崔靈恩云內事指宗廟之祭是也曲禮又云外事用剛日剛日甲丙戊庚王五奇柔日乙丁己辛癸五偶皆謂十日也方氏云有事於宗廟據尙書武成召誥畢命及春秋所書嘗事無非柔日惟洛誥烝祭歲日用戊辰豈事屬創舉與常禮異歟云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者丁寧變改皆謹敬之意鄭以柔日有五經獨言丁與己取謹敬之令名也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者此謂丁若己也凡筮日必指定某日筮之故於筮之前一日諏定或丁或己不日至明日乃筮卽所謂諏日之禮也大夫以上有之士祭不諏日詳特牲禮

筮旬有一日

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

疏 正義曰筮必旬有一日者容祭前十日爲散齊致齊之期卽周禮大宰職所謂前期十日也祭統亦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徹齊七日致齊三日方氏云特牲筮日無期以旬有一日上下所同也致齊則不貳事散齊仍治事以國事不可廢也餘詳特牲禮○注以毛本誤言　云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者旬爲十日而經云旬有一日是十有一日故知以己日祭則以己日筮并筮日之日數之爲十一日也敖氏云古者數日之法於此可見張氏爾岐云注言己

以例丁言上旬者先近日也今案據此注則上文丁己爲戊己之己明矣

筮于庿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史家臣主筮事者

（疏）正義曰廟唐石經作庿嚴本今文注文皆作庿今從之○筮于庿門之外即冠禮特牲禮之闑外李氏云主人朝服者服祭服以筮也特牲筮日主人亦服祭時玄端司服職曰享先王則袞冕祭義曰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則天子卜祭亦服其祭服今案主人西面史東面受命于主人與特牲同但執筮抽韇之法較彼爲詳耳　注云史家臣敖氏以史爲公有司與注異稽氏辨之云襍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是大夫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據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等官也故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非公有司爲之儀禮釋官云史筮史即筮人也古者通謂掌文詞之官爲史兆卦皆有籀辭故掌卜筮者亦稱史春秋每筮皆曰史又謂筮人爲筮史韋氏注國語云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是也左傳齊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孔疏史筮人也是大夫之家有史主筮矣

主人曰孝

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

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禰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尙庶幾歆饗也

（疏）正義曰注大廟毛本大作太非嚴本作大校勘記云公命下集釋無之字某仲叔季某字集釋敖氏俱作其季某下集釋通解俱有也字合食毛本合誤命某氏陳閩監葛氏俱誤食黃氏丕烈云某仲叔季之某作其是也今仍嚴本此主人命筮之辭也吳氏廷華云不贊命文略也 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陰辰有六丁未必定與亥値經言丁亥直舉一日爲例耳大戴禮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傳云丁亥吉月也禮記月令乃擇元辰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孔賈二疏皆引陰陽式法亥爲天倉以證亥爲吉辰又易先庚後甲皆取丁義是古人以丁亥爲大吉三故經特舉以言之禰大廟用丁亥亦以其爲吉日也張爾惠言云注禰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

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案此蓋禘于大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大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徑云日用丁己當六陰辰可矣不須有亥也賈疏誤以大戴禮當禘于大廟禮遂以不得丁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今案張說甚是鄭明云丁未必亥矣而又云苟有亥焉可也不自相背戾乎蓋禘于大廟禮以亥爲主不得丁亥則凡有亥焉皆可用之少牢祭日以丁己爲主不得丁亥則凡丁日己日皆可用之此鄭引以證經之義也不然經言丁己注專言亥其非經意夫人知之鄭氏大儒豈猶昧此且鄭注日用丁己云必丁己者取其令名注筮旬有一日云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下旬之己注若不吉則及遠日云遠日後丁若後己是鄭前後注皆依經立義何獨於此注而遠之以此益知不得丁亥以下爲禘于大廟禮文無疑也後人議此注者甚多皆由賈疏誤之耳云薦進也進歲時之祭祀也者薦進釋詁文鄭以此篇爲時祭之禮經云用者謂用此日祭也云皇君也亦釋詁文方氏謂遠祖亦稱皇大夫三廟皇祖卽曾祖也舉詩周公皇祖春秋傳皇祖伯父昆吾爲證今案遠祖原可稱皇祖但此經言皇祖與士虞特牲義同當是舉皇祖爲例以該曾祖及禰耳云伯某且字也者案士喪禮爲其父某甫筮宅注云某甫且字

也此伯某亦云且字者古者年二十冠而字稱某甫士喪
士虞注所云若言山甫孔甫若言尼甫是也迷伯仲叔季
行次稱之則言伯某甫士冠禮所云是也五十則去某甫
而但稱伯仲特牲注所云伯子仲子是也故檀弓曰幼名
冠字五十以伯仲此經云伯某郎伯某甫也省文也注云且
字謚釋伯某之某為且字耳注又云其仲叔季亦曰仲某
叔某季某者郎士冠禮所云仲叔季惟其所常也張氏爾
岐糾賈疏之誤而以聃且解之亦非且字義段氏說文注
言之段析詳士喪禮云大夫或因字為謚者顧氏炎武謂
論乃氏之謂是也春秋時列國大夫以王父字為氏者甚
多此注因且字而推言之謂大夫或有因以字為氏者下郎
引春秋傳曰啟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
無駭為公子展之孫命為展氏正所謂以王父字為氏者
此傳請謚與族族郎氏也公命以字為展氏則但賜氏而
末賜謚注是也二字正以展氏證上因字為氏之說耳若
作謚字則義不可通矣或謂鄭誤讀左傳為謚作句而云
因字為謚不知此注云大夫或因字為氏係鄭之自說下
乃引傳耳注中謚字正由後人見左傳有為謚之文誤改
氏為謚非鄭本作謚也賈疏已作謚解則其誤已久禮記
檀弓載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鄭注尼父因其字

以爲之諡左傳哀公十六年孔疏引禮記注而駁之云謂
諡孔子爲尼父鄭氏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
解此當卽或說所本也但檀弓注係言諡此注詳其文義
明是言氏不得牽合爲一云某妃某妻也者言妃爲祖之
妻也方氏云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卿大夫
以下娶有再三者矣故加以某妃配于某氏之上以別其
爲元妃繼妃也今案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
人則祔於親者是不一妃之證也但據經云以某妃配某
氏似配止一人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
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郎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
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
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
乎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
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然則配用一
人是正而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不能不並配者據小
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是三人並配蓋經言其正傳
記通其變耳云合食曰配謂其享此祭也祭統曰鋪筵設
同几鄭注同之言調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是此經
言配之義也云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者男亦稱姓嘗詳
稱其姓氏也云尚庶幾者詳特牲云饗歆也者謂歆其祀

也詩履帝武敏毛傳歆饗也二字亦互訓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疏】正義曰注圓毛本作圜嚴本作圓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作圜○上史東面受命既諾而西面于門西者以將述命也此與上執筮及下擊筮皆謂蓍爲筮也上韇韇蓋下韇韇底上左執筮右抽上韇謂以左手執下韇以右手抽上韇也不云執下韇而云執筮者以筮在下韇中故以執筮言之又云兼與筮執之者謂左手執筮兼執上韇也右手不執上韇衍便其抽下韇也此抽下韇不云右亦右手可知左執筮謂以左手專執筮草也右兼執韇以擊筮謂右手抽下韇執之并執上韇以二韇擊筮也敖氏云擊筮筴者爲將述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　云將問吉凶焉者謂問吉凶於筮也引易者賈疏云鄭彼注云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引之者證蓍有神故擊而動之也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

常吉凶之占繇〔疏〕正義曰注辭字校勘記云陳閩監葛俱誤作辟○假爾大筮有常筮者命筮之辭也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主人命辭也以筮者命筮之辭冠於主人命辭之上卽士喪禮注所謂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也特牲不述命禮略也餘詳士喪禮大曲禮作泰呂氏大臨云泰尊而大之也馬氏晞孟云大羹謂之泰羹瓦尊謂之泰尊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 云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者主人辭卽上主人曰以下之辭述之以告筮也述循詳士喪禮云假借也言因筮之靈以問之者鄭訓假爲借又申借義謂因著之靈以問吉凶也曲禮孔疏云假因也爾汝也指著言也鄭注曲禮云龜筮於吉凶有常此云云常吉凶之占繇者亦謂占繇之辭吉凶有常王氏士讓云有常不差忒也此褒美之冀其有以告我也夫

乃釋櫝立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疏〕正義曰釋櫝蔡氏云莫櫝於地也 注云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者對士之著長三尺坐筮爲便也餘詳特牲禮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以示主人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

乃退占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李氏曰示主人石本上有以字盧氏文弨云開成石經無以字未知李據何本注版嚴本作板校勘記云張氏曰疏作版從疏張說是也寫卦須坐士冠特牲不言坐者以筮者坐則卦者亦坐可知此筮者立故須言坐以別之也　注云卦者史之屬也者詳士冠禮云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者書卦之法此注爲備然則經文上木畫地者也下木版也云史受以示主人者恐人疑卦者示主人故特明之受受于卦者也云退占東面旅占之者以士冠禮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史退占與彼同退退還東面位也

吉則史櫝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從者求吉得吉之言疏正義曰櫝筮謂藏筮于櫝也筮既櫝矣則所執者櫝耳櫝而云筮者以筮在櫝中故以執筮言之與上初云左執筮同此言釋櫝櫝筮及兼執筮與卦以告皆其詳於士禮者占曰從卽史告主人之辭從義詳士喪禮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

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摡濯祭器埽除宗廟疏正義曰注滌溉濯祭器陸氏曰溉一本作濯許宗彥云陸本作溉祭器一本作濯祭器賈本則作濯

祭器耳盧云濯衍兆今案嚴本作溉濯祭器從之○據下
注云筮日既戒諸官則此戒卽在筮日周禮太宰前期十
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是也乃退者謂筮事畢而退也褚
氏云官戒總言之命滌命爲酒擇其急當預辦者言之酒
卿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儀禮釋官云宗人如周禮
都家宗人之職周禮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其六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下經沃尸盥一宗人奉槃一宗人
奉匜水一宗人奉簞巾則侯國大夫之宗人亦不止一人
也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
宗伯掌眡滌濯故宗人命滌也宰家宰春秋時凡卿大夫
私邑皆有邑宰其家又有家宰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
食力此邑宰也大夫邑宰無定數家宰則家止一人所以
相家事主政教猶天子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褻服傳
所謂貴臣聘禮所謂老也此經宰命爲酒周禮酒人其祭
祀之酒其職屬家宰故宰命爲之餘詳士冠禮 云官戒
戒諸官也者謂所戒不一官故以官戒言之猶周禮云百
官之誓戒也云當其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者是
申言官戒之義謂凡當其祭祀之事者皆戒之使之預備
其物且齊也上云筮旬有一日除去祭日則止十日故筮
日卽使之齊乃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云滌溉濯祭器

埽除宗廟者方氏云滌注兼宗廟之埽除非也宗人所命惟滌濯祭器今案說文滌洒也洒古文以爲灑埽字詩十月滌場釋文滌埽也是滌有埽除義祭祀埽除宗廟亦其事之大者故鄭兼言之周禮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彼注云脩埽除糞洒可證也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

〔疏〕正義曰不吉謂上旬不從也及遠日又筮日謂至上旬丁己之日又筮中旬丁己之日也特牲不吉則卽日又筮此越十日而又筮亦其禮之異者如初謂自筮干廟門之外以下之儀也敖氏云此文當承占曰從之下欲終言上事故至是乃見之　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己者凡筮旬有一日皆以前旬之丁筮後旬之丁或以前旬之己筮後旬之己令不吉則至後旬之丁若後旬之己又筮之故鄭以爲後丁若後己也此與曲禮所云遠某日先遠日者異敖氏云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卽所筮不吉之日是也士冠特牲云筮遠日謂近日不吉更筮遠日卽曲禮所云遠日也此云及遠日謂此日筮不吉至後日又筮遠字只當後字言鄭注士冠特牲皆云遠日旬之外日注此云遠日後丁若後己分別極精餘詳特牲禮

右筮祭日

宿

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旣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

【疏】正義曰自此至改筮尸言筮尸宿尸及宿諸官之事○敖氏云宿謂宿賓以下也是亦官宿之大夫於助祭之賓爲踰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尸之後言於此者爲下文節也劉氏台拱云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有宿尸而無宿諸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宿戒尸與筮尸皆在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側○注齊戒矣毛本矣作也嚴本作矣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矣　云宿讀爲肅肅進也又云古文宿皆作羞俱見特牲禮云大夫尊儀益多者鄭意以士無官戒之事大夫則先戒而後宿之又士但宿賓一人衆賓不宿此則統宿諸官是儀益多故申之云筮日旣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申戒諸官而進之使來也鄭知此宿諸官在祭前一日者以下文云前宿一日宿戒尸是宿戒尸在宿之前一日也又云明日筮尸宿尸則與此宿同日也又云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者則祭日也是宿之明日乃祭則宿前祭一日明矣賈疏云此幷下文明日朝

服筮尸並是前祭一日雖下文前宿一日宿戒尸是前祭二日李氏云申戒爲宿宿諸官乏在宿尸之後宿尸之夕爲期則宿前於祭一日是皆申鄭前祭一日之說也郝氏乃謂宿在祭前三日盛氏因之以駁注不知經文敘次明顯如此何昧昧不察邪

前宿一日宿戒尸

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

【疏】正義曰前祭二日宿戒當爲尸者敖氏云凡可爲尸者皆宿戒之褚氏云下筮辭者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或惟恐不吉則更僃二人所宿戒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甯廢一祭祭而無尸是嫌其祖考也可乎哉今案褚氏謂尸先已擇定是也此宿戒尸當亦使人宿之下宿尸乃親宿也　注云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者此鄭兩解宿戒之義也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謂下筮得吉後宿尸是祭前一日之宿也凡與祭者皆有前十日之戒前一日之宿此前祭二日宿戒前祭一日又宿則較他人多一宿戒是以用爲尸而重之也又爲明日將筮故必先宿戒之不云宿而云宿戒者以別於筮後之宿也或曰宿訓爲豫宿戒猶豫戒與上宿字義異可通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

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案張氏爾岐謂朝下當有服字石本監本竝脫今案朝下不當有服字上筮日主人朝服此云筮尸如筮日之禮則亦朝服可知不煩再說也朝如字讀早也特牲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此云明日朝義與彼同謂明日之早各本皆無服字惟上宿下賈疏引有服字乃衍文耳如筮日之禮毛本禮作禮儀嚴本作禮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禮是也楊氏作儀用薦歲事毛本薦作爲嚴本作薦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俱作薦是也通解作爲○命筮之辭與筮日異故特言之筮卦占如初者盛氏云筮立筮卦書卦占退占初謂筮日也如初之中不止是三者約舉之以見其餘耳　注云字尸父尊鬼神也者詳特牲筮尸下云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者此決特牲前期三日筮尸而言也特牲前期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宿賓前一日視濯視牲大夫前一日筮尸兼宿尸宿諸官祭

日乃視濯周禮大宰視滌濯注云前祭日之夕是人君前祭一日視濯也士賤不嫌與君同故亦前祭一日大夫避人君故不得前祭一日視濯而於祭之朝乃視濯是與士異也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神象

（疏）正義曰據經云吉則乃遂宿尸是筮尸之日即宿尸也注云筮吉又遂肅尸重尸也者上既宿尸戒尸矣此筮吉又遂肅之是重尸也云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以肅請諸官及執事者當在肅尸之後經前但言宿此下又言宿諸官故注特明之云祝爲擯者尸神象者祝是接神之官尸神象故使爲擯也張氏惠言云凡少牢筮日宿尸皆若其異於士者畧者竝如特牲今案特牲宗人擯辭祝致命此但言祝擯蓋與士禮異耳儀禮釋官云案左傳晉叔向稱范武子祝史陳信于鬼神魯叔孫昭子使祝宗祈死是大夫之家有祝明矣賈氏聘禮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肅

（疏）正義曰注末嚴本有肅字毛本無校勘記云徐本集釋要義楊氏俱有肅

字敖氏有宿字通解無○主人先拜尊尸與特牲同祝告曰以下卽祝擯辭也此亦當有筮子爲某尸占曰吉之文以已具於特牲故略之耳不略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者以與特牲辭異也敖氏云已上之儀當略與特牲同以有成禮略之

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 疏 正義曰盛氏云尸拜荅主人也主人又拜謝其許也此與特牲宿尸面位儀節大略相似所異者特文有詳略先後耳今案盛說是也餘詳特牲禮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卽改筮之不及遠日 疏 正義曰注云卽改筮之不及遠日者賈疏云上文筮日不吉及遠日筮者以日須取丁己故須後旬丁此筮尸不吉不須後旬故不待遠日也今案據注則改筮與上筮尸當連爲之言於此者盛氏謂終言上事而後及之是也○吳氏紱云敖氏謂改筮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爲尸不復筮此猶張子筮日之意今案此與褚說異並存之

右筮尸宿尸宿諸官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

宿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疏】正義曰自此至諾乃退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言祭期之事○注言旣宿尸嚴本作旣毛本旣作及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惕敖俱作旣是也　旣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者案祭之期日筮日已定此所定者早晏之時耳祭之爲期凡與於祭者皆當使知之鄭意以爲期在宿諸官後故下注云爲期唯尸不來是諸官皆至也據經云筮日吉而遂宿尸宿尸反而爲期是皆前祭一日事也但筮尸在朝爲期在夕宿尸後尚有宿諸官之事經云旣宿尸反爲期亦大判言之謂爲期與宿尸同日耳云爲期亦夕時也者據特牲請期曰羹飪在祭之前夕此亦如之也云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者對特牲賓亦親宿言也特牲主人宿尸又宿賓此不言宿賓及執事者故知使人宿之敖氏謂爲期時賓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褚氏云主人親宿尸即使人宿賓至夕爲期時所宿之賓亦俱至矣敖說非盛氏云是時凡助祭者皆在經不見子姓兄弟等面位者以已見於特牲禮故略之歟

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

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

為期亦唯尸不來也〔疏〕正義曰宗人朝服則主人亦朝服可知比于子子謂宗人儀禮釋官云周禮宗伯肆師同官肆師職曰凡祭祀宿為期詔相其禮徐氏鈴民云祭期有定而必請者重祭且尊命也周官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則卿大夫祭之僕亦有定安也注云比次早晏在於子也者案大射比耦注云比選次之也此亦當作選次解謂選次早晏之時在於子也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者南面為君位對特牲主人在門外西面言也云為期亦唯尸不來也者據特牲門外為期賓及眾賓宗祝皆在而尸不在是唯尸不來此亦如之也案尸不來亦當使人告之尸冠禮為期賓不在擯者告期于賓之家是其例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

旦明旦日質明〔疏〕正義曰注云旦明旦日質明者說文旦明也穀梁傳注云旦日猶明日也冠禮曰日質明行事注質正也謂旦日正明此解與彼同李氏云周禮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時謂此旦明之時今案鄭彼注亦引此經證之○案楊氏復謂少牢禮與特牲禮不同者如特牲不諏日少牢諏丁己之日特牲坐筮少牢立筮特牲無宿戒尸之文少牢宿戒尸而後筮特牲

有宿賓之禮少牢不親宿賓使人宿之少牢爲期主人南面不西面皆是也至謂特牲筮玄端祭朝服少牢筮與祭皆朝服案特牲記云其服皆朝服謂助祭者耳主人祭日亦服玄端又謂特牲筮人筮卽周禮春官筮人少牢史筮卽所謂府史案筮人亦稱筮史特牲之筮人與少牢之史一也又謂特牲爲無期之禮案特牲雖不爲期而亦請期所異者特牲之期主人定之少牢之期則主人不自定耳以上數條楊說似尚未確附辨於此

右爲祭期

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尙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

疏 正義曰自此至東榮言視殺視濯之事○注省也毛本省下有文字嚴本無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釋楊敖俱無文字與疏合通解有案通解非也又尙書傳曰毛本無曰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有曰字與疏合通解無○上言明日朝筮尸此又言明旦

則筮尸之明日卽祭日也主人朝服者楊氏云禮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今案玄冠雖同但士玄冠玄端大夫則玄端朝服禮經釋例云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據經前後諸文言之也敖氏云東方視殺之位亦宜當塾少南牲亦當在東方少南今案東上者羊在東豕在西也儀禮釋官云司馬大夫家臣如周禮家司馬之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又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家臣有司馬也周禮司馬下有羊人祭祀割羊牲大夫不能備官或卽以司馬主之又此篇及下篇皆有司士及司士贊者下經云司士又升魚腊注又升副倅者據此則大夫之司士不止一人也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擊豕升鼎實俎司士掌之周禮小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今案遝謂主人也　注云刲擊皆謂殺之者說文刲刺也引易士刲羊爲證是刲謂刺殺之擊亦謂擊而殺之故國語注云擊殺也云此實旣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者周禮大祭祀先期省牲特牲士禮亦於祭之前夕視牲告備夙興視側殺是旣省視告備乃殺之此少牢禮實亦先省後殺乃先言刲擊次言告備者以其同時故連互言之以省文也

賈疏云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大夫視牲視殺同日敖氏兆錫云周禮宿視牲至祭旦而後視殺者君體尊故以兩日行之也士卑於君無嫌得與君同日大夫近君有嫌則避君而不得兩日歷考諸禮皆然其說是也云尚書傳曰者謂尚書大傳也鄭注周禮庖人職云羊屬司馬火也注小宰職云司空奉豕鄭意蓋以羊屬火故屬司馬豕屬水故屬司空但大夫無司空司士亦非司空之屬注蓋連言之耳賈疏又據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謂諸侯禮殺於門內大夫士皆殺於門外辟人君也今案特牲祭日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主人即位于廟門外與彼同是殺於門外也陳氏祥道云士前祭立於廟門外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視牲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外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又云大夫士無祼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祼禮故迎尸而後迎牲

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

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

疏 正義曰說文摡滌也上官戒宗人命滌至此始言摡者以大夫視濯在祭日故於此言之也鼎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王氏廣雅疏證引九家易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羊鼎五斗大夫飾以銅豕鼎三斗士飾以鐵三禮圖云牛鼎口徑底徑及深俱一尺三寸羊鼎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豕鼎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強牛鼎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大夫祭用少牢故無牛鼎士祭用特牲故無羊鼎餘與九家易略同今案鼎有扃以舉鼎有鼏以覆鼎詳士冠禮匕詳下節俎說文云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廣雅俎几也王氏疏證云且與俎古同聲俎之言苴也苴者藉也言所以藉牲體也明堂位云魯禘俎用梡嶡又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閟宮篇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注云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三禮圖云案舊圖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然則四代之俎其間雖有

小異高下長短尺寸漆飾並同今案明堂位疏引禮圖云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其尺寸與三禮圖引舊圖同敖氏云鼎匕俎皆牲器故雍人概之于雍爨之上以其類也下文概甑甗匕敦于廩爨其義亦然今案雍爨卽亨牲魚腊之爨詳特牲禮 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本周禮內饔外饔職文儀禮釋官云案雍與饔通鄭注周禮云饔割亨煎和之稱左傳季氏有饔人檀是大夫之家有饔人也餘詳後雍正府下云爨竈也者詳特牲禮云竈在門東南統於主人者以門東是主位也堂祭亨牲於門外之西方者反吉禮以相變爲敬也云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者謂羊爨北豕爨之北魚腊爨以炎而南也云竈西有鑊者亨用鑊不用鼎亨時則鑊加於竈上此未亨故在竈西也一竈一鑊羊豕魚腊凡四鑊膚與豕同鑊也云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賈疏云案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張氏惠言云據注則兼有宗人告絜文不具耳

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

廩爨在雍爨之北

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甗爲烝

疏 正義曰廩爨以熟黍稷猶特牲之饎爨也廩爨在北上穀食也王氏士讓云案特牲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云在西堂

是廟門內也此云在雍爨之北則廟門外也又掌自廩人無主婦出視之文蓋大夫官多足供其事也 注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鄭注周禮序官廩人職云藏米曰廩是也儀禮釋官云考周禮廩人職祭祀共其接盛饎人掌凡祭祀共其盛鄭司農云饎人主炊官此經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則廩人掌爲饎之事始兼饎人之職歟云甗如甑一孔者考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方言甑自關而東謂之甗說文甑甗也甗一甑也一穿撥一穿即一孔也段氏說文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葢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箅蔽甑底而加米於上而餴之而餾之吳氏廷華云鄭氏衆曰甗無底林氏考工圖謂底虛如隔子然則似無底也今案甑甗大略相同孟子以釜甑爨葢皆炊飯之器特一穿七穿爲異其炊時必皆有物爲之蔽乃可加米於其上始林氏所謂隔子歟云古文甑爲烝者詩曰烝之浮浮葢因甑以烝炊故古文又假烝爲甑歟云匕所以匕黍稷者也者案匕有二上雍人所概之匕匕牲體者也此廩人所概之匕匕黍稷者也儀禮經中所言匕多牲體之匕故注於此特別之方言匕謂之匙廣雅柶匙匕也王氏疏證云古者匕或以匕黍

稷或以匕牲體吉事用棘匕喪事用桑匕小雅有捄棘匕
傳云匕所以載鼎實士昏禮匕俎從設注云匕所以別出
牲體也特牲記棘心匕刻注云刻若今龍頭少牢下篇
二疏匕于其上注云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又二手執挑匕
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注云此二匕者皆有淺斗狀如飯
挑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襍記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
尺刊其柄與末注云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
枇用棘枇與匕同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
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㮇以
棘心爲之案三禮圖記匕之長與襍記不合失之說文匕
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呂用比取飯段氏說文注云
呂者用也用字衍比當作匕漢人曰匕黍稷匕牲體几用
匕曰匕也匕卽今之飯匙也少牢禮注所謂飯㮇也匕飯
匕黍稷之匕葢小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枇十七
篇中屢見葢大於飯匙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匕鄉所
云有淺斗狀如飯㮇者也以上王段二家釋匕制極詳禮
經釋例云匕飯匕牲體之器同用匕而匕湆之器亦用匕
今案有司徹所云挑匕疏匕卽匕湆之器也匕亦作枇詳
後具札下又案柶亦稱匕詳士冠禮敦盛黍稷器周制諸
矦以上盛黍稷之器曰簋大夫士曰敦禮經釋例云案聚

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公食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少牢禮陰厭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又受贊者敦黍受贊者敦稷祭畢餕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是大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也士昏禮饌于房中黍稷四敦士喪禮朔月奠黍稷用瓦敦有蓋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特牲禮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士盛黍稷器亦謂之敦也廣雅盤盂也王氏疏證云敦與盞同古者敦以盛食盟則以盛血或用木而飾以金玉或用瓦無飾皆有蓋有足無足者謂之廢敦爾雅邱一成爲敦丘孫炎注云形如覆敦敦形似盂少牢疏引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聶崇義三禮圖引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周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爲飾鄭司農云玉敦歃血玉器內則敦牟卮匜鄭注云敦牟黍稷器也士喪禮云黍稷用瓦敦有蓋又云敦啟會面足注云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少牢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又云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形士喪禮有廢敦注云廢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今案據此則惟周禮之玉敦用以盛血

士喪禮之廢敦用以盛含米其餘皆用以盛黍稷如簋也聶氏三禮圖云敦與簠簋容受並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考工記旊人爲簋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然則祭宗廟之敦亦當以木爲之所云金敦玉敦蓋皆木器而飾以金玉也士喪禮用瓦敦者喪事無飾取質素之意至此篇言金敦士昏特牲諸篇但言敦不言金則不必有金飾之始大夫禮與士異

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

疏 正義曰几洗篚毛本作几嚴本几作凡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通解俱作凡楊敖俱作几與疏合。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器凡九種皆司宮摡之于東堂下也篚以實勺爵觚觶卒摡與豆籩七者同饌于房中西方房中近西處先言實于篚者敖氏云勺爵觚觶摡之則隨實于篚不待其卒摡也勺亦實于篚者爲將洗之方氏苞云几不言所陳之地已見特牲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鄭注云豆籩禮器郝氏

爾雅義疏云豆者說文云古食肉器也梓人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是豆爲肉器此文豆當作梪說文木豆謂之梪是也其形則三禮圖云口圓徑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口也其質則皆用木其高通蓋一尺其受實則旅人注云豆實四升是也其中柄謂之校其足趾謂之鐙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趾也其飾則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案周禮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是則周亦玉豆也籩說文云竹豆也籩人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案籩口有緣故士喪禮云毼豆兩籩兩無縢鄭注縢緣也士虞禮記注豆不楬籩有縢是則豆籩之用吉凶異施也今案三禮圖謂豆登皆有蓋籩則無蓋而有巾案籩巾詳特牲記瓦豆謂之鐙詳公食禮又此篇亦有瓦豆詳下鄭氏鄉射記注云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案菹醢濡物也故盛以豆栗脯之類乾物也故盛以籩楊氏復云士冠脯醢士昏醴賓脯醢鄉飲鄉射眾賓辯有脯醢鄉射薦用籩脯五膱醢以豆聘禮醴賓脯醢又筵几于室薦脯醢燕禮大射禮獻賓獻公獻卿薦脯醢士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禮主人獻賓薦脯醢以

上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大斂既豆兩籩無縢士虞兩豆兩籩獻祝兩豆兩籩特牲兩籩兩豆主婦致爵于主人兩豆兩籩以上皆兩豆兩籩既夕遣奠四豆四籩少牢賓尸四豆四籩以上皆四豆四籩又云士昏禮夫婦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無籩婦饋舅姑有菹醢無籩聘禮歸饔餼入豆西夾六豆東夾亦如之無籩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無籩視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迎尸饋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籩也主婦亞獻尸始設籩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籩也逮賓尸主婦薦韭菹醢昌菹醢取籩于房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籩輕於此可見矣禮經釋例云楊說非也考禮之通例食禮則有豆無籩飲酒之禮則豆籩皆有故公食大夫有豆無籩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籩皆有特牲尸入九飯有豆無籩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籩皆有少牢尸入十一飯有豆無籩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籩皆有蓋禮不同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籩輕也勺說文云枓也所以挹取也段氏說文注云考工記勺一升注曰勺尊斗也斗同枓謂挹以注於尊之枓也士冠禮注亦云尊斗所以斛酒也今皆謂尊升不可通矣王氏廣雅疏證云案勺之言酌斗之言斛也勺之有飾者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勺之無飾者[illegible]

器之樿杓士喪禮之素勺是也杓與勺同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注云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大雅行葦篇酌以大斗傳云大斗長三尺也正義云長三尺謂其柄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尊用此勺耳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禮經釋例云凡用盛酒之器曰尊㪺酒之器曰勺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醮用酒尊亦加勺蓋酒在尊中必以勺㪺之然後實于爵也燕禮方壺瓦大圜壺不云加勺大射圜壺及獲者釋獲者之壺亦不云加勺皆文不具也少牢禮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加二勺于二尊大夫祭祀威儀多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篚實勺觶角柶士虞禮兩甒醴酒加勺是醴亦用勺也又加勺皆南枋士虞禮加勺南柄特牲禮篇酬賓及兄弟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少牢加勺覆之南枋是也若燕禮大射尊面鄉君則勺亦東枋歟爵觚觶及篚俱詳特牲記几詳士昏禮洗詳士冠禮篚有上篚下篚敖氏云下篚亦餕于房以俟事至而設之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此堂下之洗也房中亦當有洗方氏苞云文略者以下篇主婦

洗于房中見之也餘詳下　注云放猶依也者廣雅釋詁云放依也孔安國注論語放于利而行亦云放依也依于西方者謂於房中近西處饌之也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者賈疏云下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又掌豆籩之等故云攝官儀禮釋官云禮運大夫具官非禮也孔子譏管氏官事不攝房得儉此篇司馬刲羊兼羊人之職司士擊豕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廩人摡甑甗匕與敦兼饎人之職司宮又兼掌祭器皆足爲攝官之證又云宗左傳序叔孫氏之難云司宮射之是大夫家臣有司宮也

右祭日視殺視濯

饔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　疏　正義曰自此至簞巾于西階東言鼎及豆籩盤匜等之事。公食禮甸人陳鼎此雍人陳鼎者以大夫無甸人故雍人陳之也鼎五者羊豕魚腊膚此大夫祭宗廟五鼎之正禮也楊氏復云有司徹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以其繹祭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禮經釋例云凡亨牲體之器曰鑊

周禮大宗伯省牲鑊鄭注鑊亨牲器也又魚腊亦亨之以鑊天官亨人掌其鼎鑊鄭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旣孰乃脀于鼎今案說文鑊鑴也鑴鬵也鬵大釜也淮南說山訓注云無足曰鑊然則鑊形似釜無足故可加于竈上以煑物爾雅釋訓所謂鑊煑之也鼎在鑊西爲將實之也盛氏云前祭一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至是移而近鑊旁便升也前夕不言陳鼎以巳見特牲禮也特牲不言實鼎之法此詳言之互相備也　注云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者敖氏云三鼎羊魚腊二鼎豕與膚膚鼎亦在豕鑊西者以膚在豕鑊故也魚腊自有鑊未升之時其鼎乃從羊者蓋此鑊四而鼎五者若鼎各從其鑊則豕鑊西之鼎二羊鑊西之鼎一嫌其輕重失次故以魚腊之鼎從羊見其尊也今案牛羊豕爲三牲祭以牲爲貴此魚腊鼎從羊鼎而在羊鑊之西膚鼎從豕鼎而在豕鑊之西故鄭以爲統於牲也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也膊骼

股骨脊從前爲正脅旁中爲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
器之綷也並併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
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
婦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爲併

疏 正義曰
膞胳脣
石經嚴本俱如是注同毛本膞譌膊盧氏詳校改膊下並
同骼集釋作胳注同又注肱骨也嚴本有也字毛本無校
勘記云徐本本楊敖俱有也字集釋通解俱無股骨下嚴本
無也字故本有據有司徹疏引此注兩句俱有也字單疏
本則上句有也字下句無與嚴本合今從嚴本校勘記云
注屈而反陳閩監葛屈俱誤居○此及下升豕升魚腊及
膚皆謂自鑊而升之于鼎也說文胖半體肉也右胖右半
體也李氏云肩至代脅凡十一體脊脅言一見其體言二
以並見其骨放氏云腸三胃三者少牢之俎五而已腸胃
不得別俎故但附於其牲也附於其牲則其數反多而止
於三亦如特牲豕俎膚三之意也今案司馬判羊故羊鼎
司馬實之自肩至肺共一鼎也 注云升猶上也者升亦
作陞廣雅釋詁陞上也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有自下
而上之義故鄭云猶上也上云右胖周所貴也者周人貴
右故祭神用右胖也云髀不升近竅賤也者詳士昏禮或
曰殷人貴髀勝國之禮故弗尚非以其近竅賤也云肩臂

臑肱骨也膊骼股骨者肱骨前脛骨股骨後脛骨也云脊從前為正脊旁中為正者脊有三前為正脊中為脡脊後為橫脊是脊從前為正也脊兩旁之肋謂之脅脅有三前為代脅中為正脅後為短脅是脅旁中為正也云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綈也者謂經於脊先言前脊次言中脊次言後脊脅亦然今先舉短脅先言後脅次言中脅次言前脅屈而反猶陳器之綈屈也陳器之綈詳士喪禮云竝併也者詳士昏禮云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者解經皆二骨以竝指三脊三脅六者言之也經於肩臂等不言一於脊脅各言一而其下總云皆二骨以竝見一體有二骨二骨共為一體也吳氏廷華云凡十一體合六體二骨為十七是以多為貴也舉肺一以為尸食祭肺三則尸主人主婦各一也云古文胖皆作辯者胡氏承珙云案旣夕明日以其班祔今文班為胖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附古文班或為辨今文亦為胖蓋今文借胖為班為辨此則古文又借辨為胖皆以聲近互借故也云髀皆作脾今文竝皆為併俱詳見士昏禮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

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家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溷集釋作圂案少儀作圂國俗作溷○儀禮釋官云周禮司士職曰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經擊豕升鼎賓俎司士掌之敖氏云此與上經升羊皆出自鑊而入于鼎其文之序則始于肩終于肺與下經之出自鼎而載于俎者同以其出入先後之節考之似正相反則此所云者但據其已在鼎者上下之次言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　注云家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者腴謂腸胃也上羊鼎有腸胃此無腸胃故鄭特明之餘詳旣夕禮設遣奠節無腸胃之下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疏正義曰膚與豕同鑊而異鼎敖氏云膚九者與其牲異鼎故得充其數焉先魚腊實之者與豕同鑊因便也今案周禮外饔職掌實鼎俎　注云倫擇也者案公食禮倫膚七注云倫理也此云擇以倫膚九在雍人下則是雍人擇之也敖氏云司士不掄膚以其卑也案鄭意蓋以倫爲掄廣雅釋詁掄擇也王氏之疏證云倫掄通云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革皮也膚革之之近脅骨者其肉最美馬融注噬嗑卦云柔脆肥美曰膚此膚爲豕膚故鄭注聘禮云膚豕之肉也

司士又

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疏】正義曰魚十有五與特牲同云而鼎亦謂實于一鼎也省文款氏云他篇腊不言其物此云用麋者經特於此見之乎今案既夕注云士腊用兕則用麋大夫禮經著其異者耳麋說文鹿屬冬至解其角山海經注云麋似鹿而大　注云司士又升副倅者案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鄭司農云副倅之倅後鄭云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據此則副倅是佐貳也鄭必解為副倅者以上云司士升豕此又升魚腊明是其佐貳為之儀禮釋官云案注云副倅即謂司士贊者下文司士贊者二人與司士為三故經又云司士三人也贊者其佐云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者士昏禮云腊一肫注云肫或作純純全也凡牲體半為胖全為純此合升左右胖故云純也吳氏廷華云據下五領舉腊肩則亦體解但左右胖全脊爾款氏云不言髀不升可知也吳氏紱云下經祇俎腊爾髀屬於尻則此之髀不升不必言矣

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北面北上嚮內相隨古文鼏皆為密【疏】正義曰扃扄石經作扃嚴本作扃注同嚴本是也鼏

毛本作幂嚴本經注俱作鼏亦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俱作鼏通解作幂○郝氏敬云脀烝同升也卒脀升脀升鼎畢也張氏爾岐云以牲體實鼎也下載俎畢亦云卒脀張又云載牲于俎亦謂之脀也詳特牲禮乃舉舉鼎也謂自鑊西舉而陳于門外東方也　注云北面北上鄉內相隨者謂羊鼎在北其餘以次南陳皆北面鄉內有似相隨也古文鼏皆為密詳士冠禮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皆有幂甒有玄酒房戶之閒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為之戒然古文甒皆作廡今文幂作鼏

疏正義曰張氏識誤云經日同棜皆有幂案注云今文鼏作幂鼏指經也經字必鼏後乃啟二尊之蓋鼏同從注今案經文唐石經嚴本俱作幂是也注嚴本云今文鼏作幂非當從集釋通解毛本云今文幂作鼏詳下棜無足毛本棜誤於○司宮掌凡勞事故攡器設尊布筵等事皆司宮為之司宮掌勞事詳燕禮凡兩甒皆有玄酒玄酒明水也幂甒蓋也　注云房戶之閒房西室戶東也者詳士冠禮棜無足以下詳特牲記古文甒皆作廡詳士冠禮云今文幂作鼏者校勘記云徐本張氏俱互倒與單疏標目合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案

鼎鼏尊冪在今文則皆作鼏在古文則皆作密後人妄為分別而刊本又復淆譌不可致詰此注當有誤字張氏據注以改經固非李黃據經以改注亦未為得蓋以冪為古鼏為今儀禮中無此例胡氏承珙云案此說非是鼎鼏尊冪自是兩字今文固無作密者然未嘗不作鼏十七篇中所云古文作密者在今文則多作鼏者也至古文雖少作冪之字然如旣夕記之篇古文鄖僭冪為之則此古文或本作冪今文則又作鼏注當云今文冪作鼏鄭因下文啟二尊之蓋冪作冪不作鼏故於此從古文經字作冪疊今文不用冪耳李黃所改者未必非也

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料設篚于洗西南肆

料斛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料禮在此也

【疏】正義曰注斛毛本誤作斛嚴本不誤校勘記云徐陳閩葛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斛○上設洗于阼階東南司宮也此罍水與篚亦司宮設之經但云有料不言所設之處當加於罍上如勺之加於尊也水在洗東篚在洗西經之大例諸篇皆同此先言設洗後乃言設水篚者蔡氏德晉云文變也篚初在東房至是乃設于阼階東南篚制詳特牲記南肆猶南順也、注云料斛水器也者禮經釋例云凡盛水之器曰罍斛水之器曰料棄水之器曰洗今案洗

制罍制已詳上冠禮故此特明之斛挹也枓亦名勺廣雅釋器云枓杓也王氏疏證云杓與勺同枓杓所以斞酒亦所以斞水中庸云今夫水一勺之多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士喪禮疏云枓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尸三禮圖名爲洗勺引舊圖云勺五升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三寸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其斞酒之勺云受一升據此則斞水之枓雖亦名勺較斞酒之勺大矣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者以罍水必有枓挹之乃可用以沃盥他篇不言有枓故鄭以爲禮在此也其實罍以盛水枓以挹水沃盥而所盥棄水則以洗承之三者相將闕一不可有洗卽有罍有罍卽有枓諸篇行禮之節皆然士昏禮設洗言洗不言水士冠鄉飲鄉射特牲記設洗水在洗東言水不言罍燕禮大射設洗罍水在東言罍不言枓皆文不具也又尸尊不就洗別設槃匜以待其盥下文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是也詳士虞禮及特牲記

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承上文亦司宮爲之前饌豆籩房中依于西方今欲實之乃更陳如饋時之次第

也豆籩之實謂菹醢等　注云改更也爲實之者言此更餕豆籩者爲將實之也詩緇衣毛傳云改更也說文同云更之威儀多也者褚氏寅亮云對士不改而即實於其處威儀略也凡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多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避君士卑不嫌同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之可也云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饌設東面者李氏云如設于奥時饋江氏筠云入室而陳物于其席前乃所謂饋既夕記云燕養饋羞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饋饌之義可考而知也此所云饋蓋指室中薦豆籩時今案室中之祭席于奥東面此陳于房中南面則面向有異故鄭以經所謂如者但如其饋於室時陳設左右之次耳不如其東面也王氏士讓云若如其東面則象於當祭之時矣懼褻陳也此說是也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爲尸將盥　疏　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案小祝佐祝者據此則大夫之祝非一人矣周禮小祝職曰大祭祀沃尸盥餘詳士虞禮匜水錯于槃中下○方氏苞云祭之前夕尸陳鼎于門外主人子姓兄弟宗祝衆賓之位詳於特牲蓋其義通乎上下故於士舉之而知上焉者之位略同也鼎實之名數器具之張設牲體之差等割

制升載之儀法則詳於少牢蓋其事備於尊者故於大夫舉之而知下焉者之差減也

右褻定實鼎饌器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為將祭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苐順言祭時將至布設舉鼎匕載之事上視殺言主人朝服矣此復言臨祭時服有異敖氏云主人既視殺而退至是乃出立于其位也

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疏正義曰注席東面嚴本作面毛本面作西面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作面通解楊氏俱作西面案當作西面○案特牲祝筵几此司宮設筵祝設几者賈疏云大夫官多故使兩官供其事　注云布陳神坐也者神位在奧故以筵于奧為布陳神坐也設几于筵上所以安神右之神道尚右也云席東面近南為右者士昏禮席于廟奧東面是几席于奧皆東面也東面則南為右此云右之几在南也餘詳士昏禮

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疏正義曰出迎鼎迎于廟門外也除鼏示有事也士有

司之屬也云道之也者解經主人先入也云主人不盥不舉者經云士盥舉鼎是主人不盥不舉也特牲云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也高氏愈云士祭則親舉鼎大夫雖使人舉而必親自導之敬也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楅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

二尊兩甒也今文啟為開古文柄皆為枋

疏 正義曰加二勺于二尊嚴本尊上無二字毛本有校勘記云徐陳通解俱無唐石經集釋楊敖俱有與注合今從石經注今文啟為開古文柄皆為枋嚴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同今本脫啟為開古文及皆六字又誤枋為方案釋文有作枋二字○司宮卽前尊兩甒者二勺一尊一勺也李氏云玄酒亦有勺重古如酌者然王氏士讓云二勺上旣撫之矣此復洗之重酌奠之器致其潔也今案蓋冪蓋尊之冪也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楅上加二勺于二尊卽特牲記所云卽位而徹之加勺也說詳彼覆之郝氏敬云勺加尊上覆向下南柄柄向南便執也　注云二尊兩甒也者謂二尊卽上兩甒也今文啟為開詳士昏禮古文柄皆為枋詳冠禮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

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助疏正義曰入入廟門也言序入者五鼎以次而入羊鼎在先也言合執者合二俎而執之也每鼎一匕一俎司士合執二俎贊者二人又皆合執二俎則有六俎矣鼎五而俎六者其一爲肵俎也先言從而末言從入謂執匕執俎者皆從鼎入門也儀禮釋官云案下篇注云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周禮凡官之長皆曰正雍正卽雍人之長也又周禮內饔外饔下皆有府二人　注云相助者爾雅釋詁相助皆訓爲勴說文勴作勸云助也是相助二字亦轉相訓呂刑今天相民馬融注相助也此謂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耳或謂相當讀如字非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疏正義曰當序當東序也前陳鼎于廟門外北面北上皆西面與彼異北上謂羊在北豕魚腊膚以次直陳而南前陳鼎門外但云北上不云膚爲下以升鼎膚次豕也李氏云膚升鼎先魚腊從其牲陳之在下如其次敖氏云加匕東柄便箸之執也　注云膚爲下以其加

也者案羊魚腊無別鼎而豕則有膚鼎故謂之加加者空在下也或曰鼎實將載於俎祭統云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膚無骨故在下也云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者李氏云榮在序外鼎當東序洗當東榮今案據此則鼎在洗西矣經陳鼎不云于洗西而云南于洗西是不與洗東西正相直而在洗西之南則鼎兼在洗南矣故注以爲陳于洗西南也盛氏世佐云當序東西節也南于洗西南北節也設洗之節南北以堂深而鼎又在其南也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

【疏】正義曰上言陳鼎之處此言俎所設之處也俎設鼎西便於載也五俎皆有鼎故各在其鼎之西肵俎無專鼎故特設於羊俎之北也盛氏世佐云鼎西面俎亦西肆則俎於鼎爲縮也肵俎亦西肆從其類也　注云肵俎在北將先載也者案五鼎羊鼎在北羊俎設於羊鼎西則亦在北矣而肵俎又在羊俎之北是於俎爲最北亦以將先載故也肵俎敬尸之俎故先載卽下載心舌是也云異其設文不當鼎者旣言俎皆設於鼎西而復別言肵俎所在者以五俎皆當鼎肵俎不當鼎故不得不異其文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

朼 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朼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朼作匕

〔疏〕正義曰注作匕張氏識誤云監本匕誤作上○特牲云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又云宗人執畢先入是朼載之事宗人主之故此宗人遣賓也李氏云此臣也而曰賓者祭以得賓客之助爲榮也禮運曰仲尼與於蜡賓盛氏世佐云是時主人而序於阼階東洗與鼎俎之設皆與主人相近故往就之乃序進盥也卒盥序進西面匕 注云長朼者長賓先次賓後也者褚氏寅亮云士親朼則主人與賓也大夫不親朼則朼者長賓及衆賓也故注言長賓先次賓後也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卽載者也敖氏誤以升者爲朼者故言佐食等卽賓也方氏苞云賓以匕出之於鼎佐食以于承之乃升而載之於俎特牲禮亦主人長賓朼佐食升載至儐尸之俎卽用朼者升載殺其儀以示辨則此爲賓朼而佐食及司士升載無疑矣云主人不朼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者謂主人雖不朼亦親臨之敬也案易言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殺牲匕載之事是人君亦親匕也少牢不親匕下人君也特牲親匕士卑不嫌也云古文朼作匕者段氏說文注云匕牲之匕易詩亦皆作匕大東傳震卦二注皆云匕所以載鼎實是

志禮記襍記乃作枇枇本亦作朼鄭注特牲引之而曰朼畢同朼曰朼載葢古經作匕漢人或作朼非器名作匕匕載作朼以此分別也若士喪士虞特牲有司篇匕載字皆作朼乃是淺人竄改所爲鄭注易亦云匕牲體薦鼎未嘗作朼牲體也胡氏承珙云案士昏禮匕者匕逆退釋文作朼云朼必履反劉云匕器名朼者朼載也是二字分別說始於劉昌宗鄭君非不知匕朼同字但今文有作朼者故時或仍之張氏譏誤謂少牢禮古文作匕鄭氏改爲朼非也今案古止有匕字無朼字劉氏之說段已破之敖氏謂用匕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或作朼者似後人誤而改之以別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者故匕朼襍也此論甚是但謂鄭本從今文作朼恐非竊疑鄭本經文皆當作匕注當云今文匕作朼今本經注匕朼互易或出後人所改如段說耳餘詳前𣪍人甗甑甗之下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没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其載于肵横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

可絶也勿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刌

疏 正義曰注使可絶下嚴本有也字毛本無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敖俱有通解無○吳氏廷華云利即佐食也長爲上亦爲下佐食上利猶言上佐食也今案上司馬升羊司士升豕升魚腊謂自鑊升實之於鼎此上利升牢心舌及下上利升羊下利升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肩謂自鼎升而載之於俎也經言皆皆羊豕也橫之詳特牲記皆如初爲之于爨也者言此切割之制自爲之於爨時已然矣特牲記云心舌實于牲鼎則其初亦亨之於鑊後乃各自其鑊實之於鼎也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羊豕鼎相近故上利得兼升之注云牢羊豕也者凡牲一爲特二爲牢特牲肵俎但有豕心舌少牢則羊豕心舌俱有之故言牢以兼之也云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者下即本也上即末也經不云本末而云上下者以心於俎立載切下使乎則可立故云於載便也末在上即特牲記所謂心立也義互詳彼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者言舌亦切本末取其正也云午割使可絶也者鄭注特牲記云午割從橫割之彼言割之形此言其義一也云勿沒爲其分散也者亦是言其義勿沒不絶中央少許恐其分散也云肵之爲言

敬也所以敬尸也者本郊特牲文云周禮祭尙肺者明堂位周祭肺是也云事尸尙心舌心舌知滋味又云今文切皆爲刌俱詳特牲記

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佐食不言上利文省也肵俎不與衆俎同進故遷之使異其處敖氏云西縮猶西肆郝氏敬云乃反反阼階東載衆俎也今案特牲肵俎亦先設阼階西以尸未入故也義互詳彼

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膞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膞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疏】正義曰膞骼正脊一唐石經唯此膞字誤膊○首言佐食二人爲上利下利發端也此節先言出鼎之序後乃言載俎之次賈疏云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是以載俎升載兩言之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

一依上文重序之者以其載俎之時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故重序之今案腸胃及肺兼言其長短以在俎而著之也云長及拒則下脛矣云皆切則不長矣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此以牲體之前後為在俎之上下也祭統云周人貴肩又云凡前貴於後肩臂臑前體故在俎上端膊骼後體故在俎下端脊脅居體之中腸胃肺為內體故皆在俎之中央上端俎之左端也張氏爾岐疑肺下肩字為誤盛氏世佐云張氏蓋失於分句之不審耳肩臂臑膊骼在兩端為句脊脅肺為句肩在上為句此三言者所以明其載於俎之次也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則臂臑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骼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之法也王氏士讓云復言肩在上者以上文直言兩端未分上下故須別之也載不言腸胃者以既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下中可知矣今案盛說王說極精經不云肩臂臑在上而云肩在上亦以肩為貴體故特舉之以該臂臑且肩又在臂臑之上故舉其最上者言之也張氏以肩為誤固非敖氏以不言腸胃為文脫亦非矣

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

各有次也者凡牲四體尊於脊脅腸胃肺而前體又尊於後體今自鼎升於俎先肩臂臑次肫骼次脊脅等是升之以尊卑也載於俎則脊脅肺等在中肫骼在下不以尊卑爲序而以牲體之前後分上下是載之以體次也故云各有次也云拒讀爲介距之距者說文距雞距也淮南高注距爪也是距爲雞足也鄭以拒爲俎足故讀從距左傳昭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服注金距以金踏距也鄭所云介距之距謂此但雞距在足之下俎距在足之中央故鄭又申之云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用梡嶡鄭注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孔疏梡形四足如案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腳曰梡加腳中央橫木曰嶡又夏后氏以嶡鄭注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孔疏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故足中央爲橫距之象言雞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周禮謂之距者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是也詩閟宮籩豆大房鄭箋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俎足中央有橫故鄭以此距當橫節也云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者案牲體前脛骨謂之肱肱骨三肩也臂也臑也後脛骨謂之股股骨三髀

也膞也骼也合左右胖爲十二又脅有三短脅也正脅也代脅也合左右爲六則十八也加正脊脡脊橫脊三者爲二十一肩臂臑髀膞骼脊脅之名皆見於此經故鄭以爲凡牲體之數備於此也至截於俎則用右胖而去左又髀不升爲十一體肩臂臑膞骼在兩端脊脅在中截之法亦唯此經詳之若特牲載俎用肩臂臑膞骼正脊橫脊長脅短脅則止九體無十一體故鄭以爲及載備於此也此經升鼎載俎歷序牲體皆不及觳賈疏乃去兩髀而通二觳爲二十一體與經不合陳氏祥道沿其誤朱子嘗辨之後儒仍有取陳說者以經言髀不升也然髀雖不升於神俎而不實特牲少牢祝俎皆用之若觳亦不升於神俎也今詳錄諸儒之說於後陳氏禮書云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觳也肫亦作膞胳亦作骼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膉也膉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路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祭之所用者去髀脡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又云士之禮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脊胉脅也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巳至虞然後豚解體解

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解之爛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體解則析脊爲三兩胉兩肱兩股合三通爲二十一體凡牲與膌方解割時皆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俎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膌則又不殊賤也而周禮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疏略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殽足之蓋見此經後篇猶有脰及兩殽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殽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殽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邪此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褚氏寅亮云二十一體當數髀而去殽蓋殽附於骼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言髀不升則髀明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殽乎疏未是陳亦同誤秦氏蕙田云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膉骼之下後足之末近竅者謂之殽膉一而殽兩皆不在正體之數兩髀雖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然究屬正體通數之得二十一體則牲體之數備矣合觀

諸說二十一體當取兩髀去兩瞉今案**下利升豕其載如**朱子之論不可易耳互詳於特牲記

羊無腸胃疏正義曰豕載於俎惟無腸胃爲異餘俱與羊同前升鼎時不言無腸胃者以歷序牲體則其無腸胃自見此但言如羊故須別其異者也**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疏正義曰案姜氏兆錫以此二句爲總言羊豕甚是體謂十一體言羊豕之體之載於俎皆進下故特言體以起例也下經脀之進下言亦者亦羊豕也足證此皆進下爲總擧羊豕之辭也　注云進下變於食生也者張氏爾岐云食生人之法進腠腠骨之本下骨之末進下者以骨之末向神也盛氏世佐云每體各有本末如臂以近肩處爲本近臑處爲末餘以是推之云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者解所以變於食生之義不敢以食道檀弓文引鄉飲酒禮者證進腠爲食生之道也云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者羊次其體謂上經載羊自肩以下詳次其體鄭以此二句爲單言豕故以互見解之似不如姜說之確

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

濡載右首進腴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疏正義曰注
進腴毛本腴誤魚○司士三人升魚腊膚變於初也鮒詳
士喪禮縮載謂直載之於俎也鄭注少儀云腴腹下也進
腴謂每魚以腹向神也注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
者亦者亦牲體之進下也士喪禮云魚左首進鬐注云末
異於生是食生人之法進鬐祭神則進腴爲變於食生也
詳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寢右下云有司載魚橫之者案
有司徹指下篇有司徹言引之者見正祭與儐尸禮異又
引少儀者進尾亦橫載之與縮載異也亦詳見於公食禮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疏正義曰腊一純而俎
謂左右胖全載於俎此其與羊豕異者也兩髀亦不升昇
氏紱云腊亦體解但羊豕則專用右體而十有一腊則兼
左右體十有九耳注云如羊豕謂進下及肩在上皆如
羊豕也云肩在上則亦前後體在俎兩端脊脅在中故鄭
以爲凡腊體載俎之禮見於此也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疏正義曰注云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者謂膚革相比次作行列以載令不鎦襍也革皮也言革順則

膚不去皮可知云亦者亦其骨體者上骨體云進下卽橫載也此膚亦如之橫載者橫而載於俎也賈疏云上牲體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或曰上舌載于肵俎經明云橫之此膚橫載云亦者蒙舌而言也

右將祭卽位設几加勺載俎